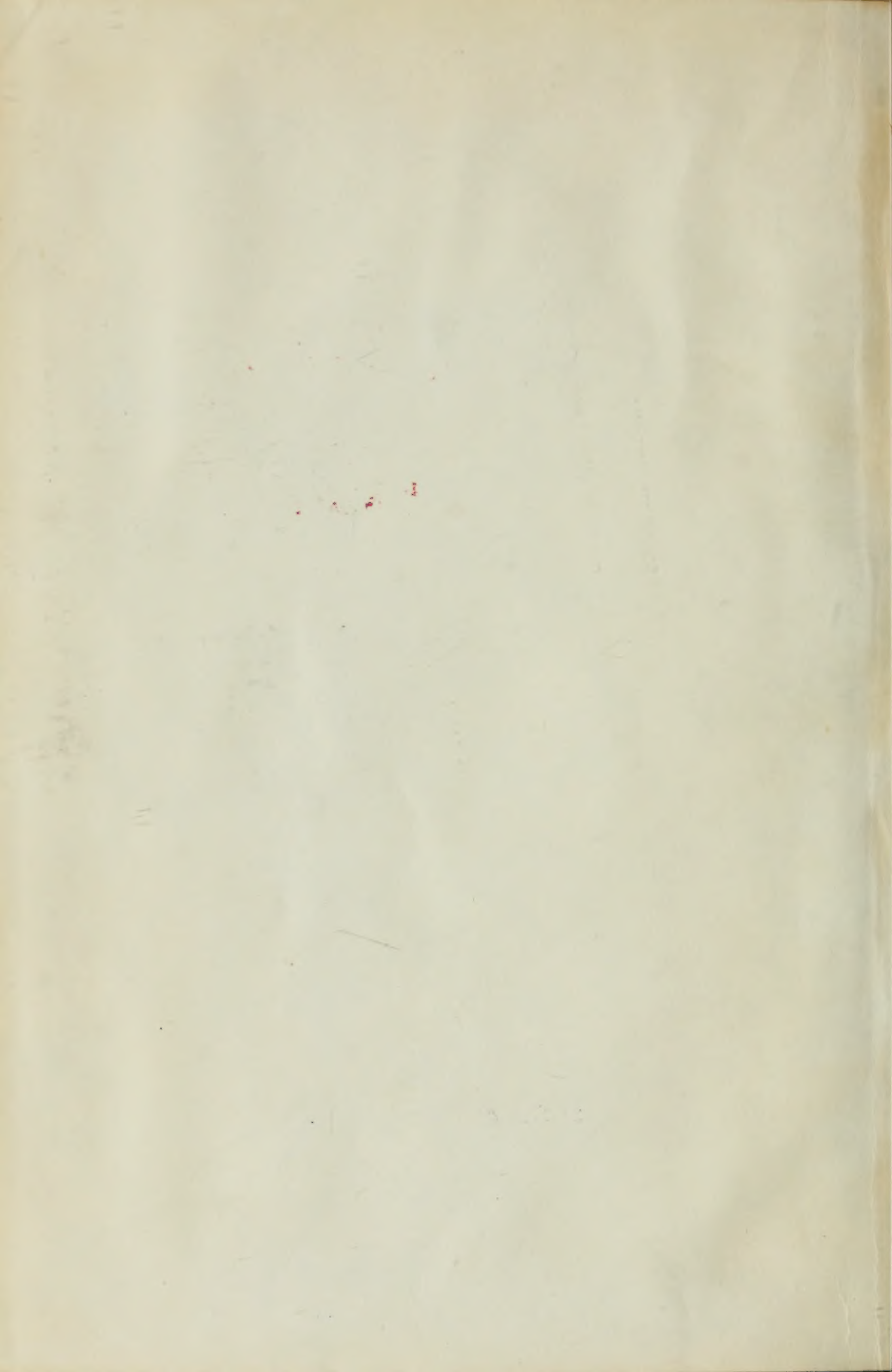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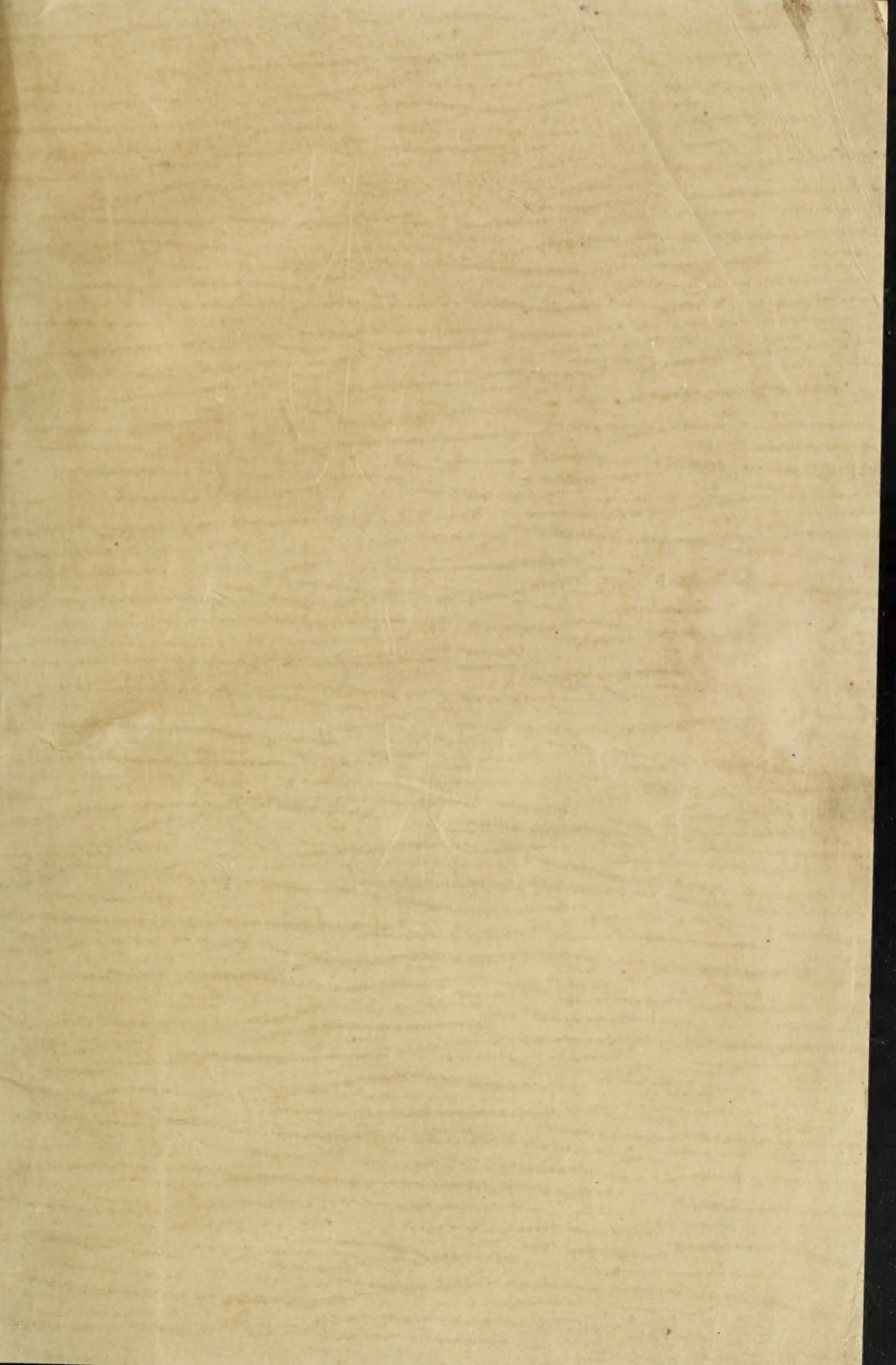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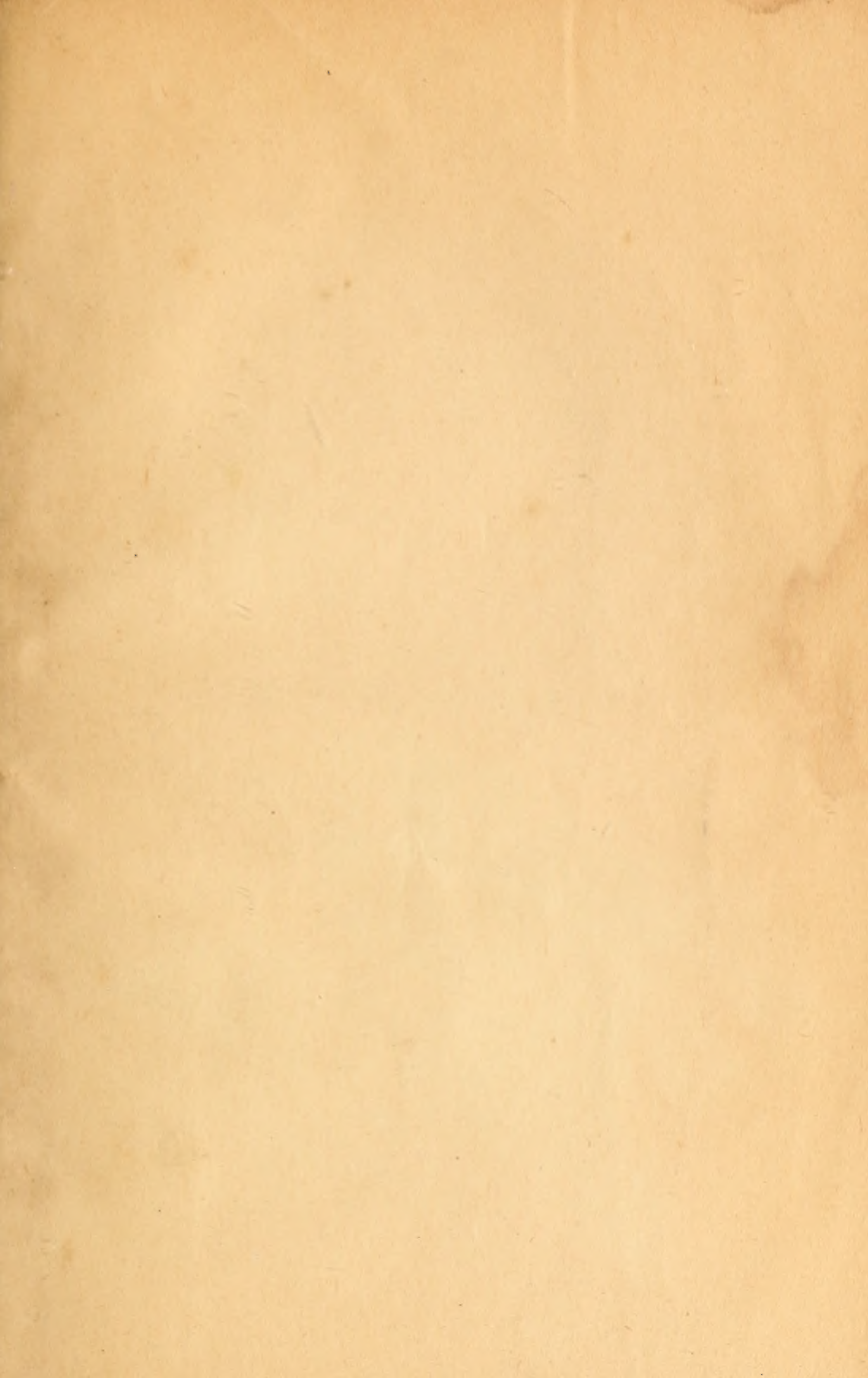






购 1939.8.10.
于香江生活书店.
共0.33
完于 1939.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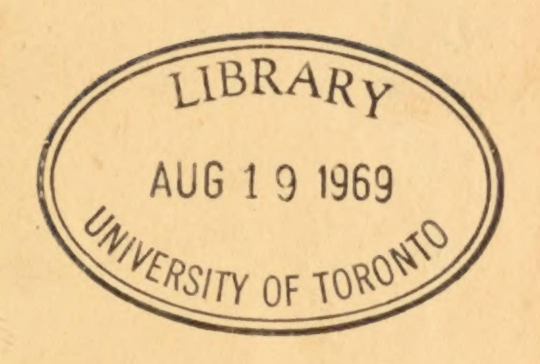
新時代小說叢刊之二

第三代

第一部

蕭軍

文化生活出版社


LIBRARY
AUG 1 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前記

這長篇是今年春季起手寫的，到秋季才完成了第一第二兩部。其餘的，預備明年寫完它。

第二部原擬在作家第二卷內刊完；作家既然「奉令停刊，」這小說也只好出單行本了。總計：登了有六七萬字的光景。——第一部刊完，第二部將起始。

就我個人的意見，是不大贊成在刊物上連載長篇。這樣使人讀了有點不耐煩，容易割裂印象。更何況在我們這現環境下，除開一些「御」用的，和懂得幽默的刊物小報，以外，其他的壽命多是朝不保夕的呢。所以這樣倒也好。

如果有人要想知道一點在東北角那三千萬無教養的（？）人民們，前此是怎樣生活着的，那我倒敢大一點膽請他買這一本讀讀。不過我附帶要說明一句，這並不是「國

防文學，」或是什麼文學的。因爲平常我對於我國的號稱前進的「理論家」們的「前進理論，」不大留心，當然也就不懂了；當然也就不能有合於這些前進理論的原則或法則的作品產出。即使有一些地方偶合，那也祇是「偶合」而已。這僅是就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太平盛世」的零雜的故事，把它寫下來而已。這篇小說我不願自己——也不願人——把它硬貼上一貼「某某文學」的膏藥，就是過去的自己寫過的幾篇小說——其中也有一個長篇——也很不願誰把它們膏藥化了。無論這是好意是歹意。

至於寫作方面，我總是儘着現階段我所能盡的力量來從事。這樣算作酬謝讀者們爲了這書費去的時間和金錢。

一九三六最後的一天正午十二時，在上海一個日間也要燈火的屋子裏記。

第三代

第一部

一

駝鈴：Din……rin……dan……ran……夾雜在狗們顛狂了似的吠叫中間；由遠而近既温厚又端莊地響着。車夫們故意抽響着鞭子，尖聲，不甚必要地吼叫，駡着各樣粗野的言語，呼喚着牲口們各種古怪的名字和綽號，企圖裂碎這夜底安甯，使村莊裏睡得正温煖，正香甜的人們淸醒一些。

從什麼地方呢，第一次的鷄聲飄過來。那像從遼闊的海洋底那岸，還是無止盡的森林底深處，徐徐響起來的銀笛聲音狹窄而悠長。接着，所有的村莊，全被這聲音魚鈎似的貫澈着了。

——呸！賤骨頭們……全讓鬼抓去吧……。

等到一切的聲音不再那樣喧囂了以後，祖母才向着這聲音逝去的方向駡了一句。

而後又開始」從這個屋角到相對那個屋角踱走。如果地上擺設的傢具有時障害了她，

她也要站在牠們底前面，像對一個人似的，磨動着牙床，鳥雀似的側轉着頭：

——全應該燒掉呀……爲什麼不燒掉呀？賤東西們……。

她在尋找誰呢？眼睛鴿似的迴翔；又似在等待這廢物們對她這訊罵會有什麼囘答：

——屋子裏祇有她自己的影子是活動的，同伴着她；囘答她的祇有她自己的呼吸。

——唔……！

她頹然地坐入了一隻椅子的懷裏。

從對面房裏才沉斷下去不久的，女人底呻叫，又開始接續起。起始是微弱的，零落的，像被壓制在多重岩石底縫際，委屈迴環瀉流出來的水似的；接着是尖銳得相同電綫柱上金屬的裸綫，過度被暴風吹絞着。——這使她更焦煩：

——生一個孩子……要這樣艱難嗎？

不再忍耐了，她來到窗下，厲聲的問着：

「怎樣了呀？這樣叫！整個的村莊全要叫翻轉了呀。怎樣了呀？——」

裏面嘈雜和呻喚的聲音聽得出勉强斷了一個瞬間，回答的却不是呻叫的本人：

「怎樣了呀？你問過一百遍……這是生孩子呀……不是鷄下蛋……爲什麼你這樣性急呀？你生孩子許像吐口痰那樣容易？」

祖母困惑了，手祇是抓緊着窗台底邊沿，支持着身子，又空空地切動着牙床。接着屋子裏是一陣騷亂：「抱住她的腰呀……不許躺下……」接着是一聲奇拔的尖叫……她忘了呼吸，要沿着窗台的牆壁委落下來，周身起着近似顚狂的顫抖：

——讓他是男孩……讓他是個大命的人物吧！

她向天空祈禱着，嘴在開開合合，人却聽不到她的聲音。——天空的星們，雜亂的閃着不安定的光底芒刺；月亮殘破地照耀在天西。

嬰兒洪亮的啼聲聽到了——從遠方又銀笛似的飄起了第二遍底鷄聲。

二

冬天，凌河村的農民們，如果遇到天氣晴好，再沒有多大的風，總喜歡從自己底家裏活動出來，閒走在街上，或是聚集在誰家院牆的前面，有太陽光最多的地方，蹲下身子，也許把背脊倚靠了牆壁，手交叉地藏在袖筒裏，消遣地唾着口水，發揮着各種奇妙的意見，講談着各樣的事情。如果大家夥同意了一件值得笑的故事，便各自放縱地大笑。

這個村莊，沒有酒館，也沒有吃茶的地方。這裏的人們不大喜歡吃茶，也不大喜歡吃醉了燒酒，除開賭博和打獵以外，在冬天，他們唯一的趣味，就是盼望能夠發生一點值得談論的謠言，即是爲了這謠言而發生一兩場決鬥，在人們也覺得是分內的勾當。

爲了距離城市太遠的緣故，城市裏已經成了古舊的故事，這村莊裏，還被人們珍奇的嚼咽，必須到另一件較新的發生，纔能替代了牠。

「楊家的小寡婦……生了個崽……。」朱三麻子抹着鼻子，眼睛細成一條縫，說話

並不固定的看着人看一看天，或是向遠方連綿的山峯打着超靦。

「是個公（男）的嗎？」這是汪大辮子。

他雖然有着過大的頭和過大的眼睛，而辮子却是特殊的苗細，相同一條瘦貓的尾巴，毛茸茸地貼在脊背後。鼻孔朝天，鼻頭相同半片圓肉球，沒有根源地平貼在那寬闊的臉幅上。他從來不喜歡任誰的話浪費在空氣裏而得不到回答。

「楊家有那樣德行哪……！」

楊五爺只要一聽到無論有人提到關於楊氏族中什麼事，他總是耳朵尖起來。如今他更接近一點挨近汪大辮子，從衣襟上把佩懸着的銀鬍梳，拿在手中，細緻而經意的一面梳理着自己正在發着白的菱角鬍鬚。——身上羊皮的大坎肩更顯得破敗了，布面子被磨破的地方顯露出的皮底光板，發了黑色，還有點閃光……可是在人的眼睛裏，他的鬍子却總是那樣特殊的齊整，看起來，好像沒有一根曾經錯亂過自己原來的位置。他說：

「……我說的滿不算……讓你們說：這不得德行……得什麼？我們底二奶奶……

娘家是什麼樣的根源？……」

楊五爺總喜歡述說別人的根源，更是關於楊春二奶奶的根源。他喜歡講別人的高貴來增加自己的光輝。

「根源好？……就能生好子弟？……狠，狐狸……可全是……全是什麼種生什麼崽……差不了……人……哼！誰知道人？」汪大辮子用他的慣於說俏皮話和專喜歡同別人「抬槓」的喉嚨子，固執地回答着。說話的時候，他還總要把原本就很惹人眼睛的大頭額，挺露向前面，像一隻要準備決鬥的公牛似的，不轉動地睜起眼睛——眼尾有點斜上。

楊五爺從他的面前退開了一步，撚轉着手裏的珠串說：

「大辮子……你怎麼什麼事全喜歡和人不一樣哪？……年青的人……應該學隨和一點……纔有出息……！」

風把楊五爺的鬍鬚擺亂，他急忙又掏出了已經揣在懷裏的銀鬚梳：「……眞的

……年青的人，是應該和氣點……比方你爹就不這樣……」

還不等待楊五爺把話交代完，汪大辮子從背後把辮子揪過來安置在胸前說：「我爹是我爹……我不是我嗎？……你能夠說一隻狐狸是一隻兎子嗎？……早先是大清國，有皇上……現在還改了大總統哪……」

「我的話……不過是這樣說一說……聽不聽由你……」

楊五爺從汪大辮子的身邊離開了，又挨近了宋七月：

「你說是不是……要孩子好……總得有好根源……根源不好……就不能有發達的希望……」

宋七月半同意地點一點他的禿頭，並沒有言語。從圍聚着朱三麻子和汪大辮子的人羣却騰起了一陣轟笑，人們的眼線也全向楊五爺這面集中過來。其餘的人們也開始遭了引誘，從自己原來立着或是蹲着的地方，蟲似的蠕動過來，臉際上作着要笑的準備，尖起自己的耳朵。從什麼地方呢，滾轉出來一團孩子，吵叫，忙亂，企圖要從人和人的縫隙

中攢到更前面。

「媽的——亂攢什麼呀？」——

孩子們捱了大人的耳光，並不灰心，吐一吐舌頭，再開始尋找第二條路……。最終在這人環第一排的便全是孩子們。被圍着的朱三麻子臉上底天花點，正發散着光輝：

「……城裏大街上點的燈……全不用人點……一到天黑……牠自己就會亮啦……也不用添油……你說他媽的神不神？那些個燈……全像茄子似的倒掛着……火車也不用馬拉……牠就會跑……要站住就站住……也不用人吆喝……」

「不能信呀……這全是洋鬼子的玩意兒……不能信……」一個曾參加過『義和拳』的老英雄井泉龍，伸一伸拳頭截斷了朱三麻子的話頭：「……不能信呀……洋鬼子挖了我國人的心……我親眼見過……拘了我國人的魂靈……逼着他們點燈，推車……我們的肉眼看不見……哼！若是有我們底祖師爺……一看就知道了……看吧，洋鬼子一天比一天多了……我們的心要被挖淨了……還要把魂靈成車的運到外國

去咧……替他們推車，點燈……去，去，小孩子不要聽這些……你們這些小人的心……將來全得教鬼子挖淨了呀……！」

他開始驅逐着小孩子們了。他又好像回復了幾多年前，手裏提着單刀，頭上纏着紅布……向洋鬼子們開戰時候的英雄，眼睛圓着，抖擻着銀白的鬍鬚……。

「洋鬼子進過北京城……這些驅使魂靈的方法……全是從我國的國庫裏偸去的呀……『三國』上諸葛亮的三卷天書……姜子牙的杏黃旗……還有……全落在鬼子的手裏了。還有……」

井泉龍爲的要想尋找證明，用眼睛在這人環內外旋動着；爲的要向人表示自己底強壯，一隻手搯着那時時要飄動起來的白鬍鬚，一隻手的拇指還翹起來。

「楊五爺……」他在人羣中終於尋到了鬍子和他差不多白的老夥計：「楊五爺他見過……你們這些黃嘴沿還沒退盡的孩兒們……媽媽怕還沒生哪……你們問一問楊五爺……他見過……我們那時候……哈哈……他們族中的……二奶奶，若不是

爲了年頭亂……能嫁到這裏來嗎？現在怎麽？聽說也生了孫子了？……人眞是……噯噯這些小東西們……生得該多麽快呀？一轉眼……眞是一轉眼……全像雨後的蘑菇似的……就冒出土來——」

「你是蘑菇……你是老蘑菇……」孩子們喧叫着，笑着，向井泉龍攢過來，要拔他的鬍鬚。青年和壯年一點的，嚷叫着助威：「拔他的鬍子……叫他請黃天霸下來……不——請張飛……哇呀呀地叫……——不；不要朱八戒，呀，——還是孫悟空呀……」

井泉龍扭着每個孩子的耳朵把他們扯開去，可是孩子們是潮浪一般的無廉恥，推開又回來……還在不斷地加增着新的……老英雄終於遭了圍困。

朱三麻子爲了這老頭打斷他的故事，以致他被遭了遺忘，要報復他比孩子們幾乎叫得更尖銳：

「小傢伙們……不要退……上呀……上呀……扭他的鬍子……要他裝孫悟空……給我們耍一套金箍棒……」

楊五爺知禮的，一面擺着手調解；一面還是小心的梳理着自己的鬍子。可是他這調解毫沒有什麼用處。連自己全像一粒沙似的，被這浪潮戲弄似的推移……他叫：「這對於老年人是不成樣子的呀……」

「小孃姑們……不要鬧了……林老頭給你們來拉胡琴……呀！老林——」

井泉龍向林青和楊三來的方向揮着手，叫着：「老林……救一救吧……老英雄受困了……」

老林青似乎並沒聽到這聲音，胡琴挾在一條臂下，手裏提着一些冬天的乾菜蔬，一隻裝滿了酒的酒瓶，還有一隻活着的公鷄，他和楊三正行在準備到女兒家裏的路上。他們好像各自在思索着什麼，林青頭有點發軟的勾垂到前面，腳步也近乎有一點空茫，這不是他平常的樣子。楊三却沒什麼改變。

凌河村是位置在山脚下一帶斷崖的上面，崖下面便是凌河。如今河水完全凍結，在太陽下面抖閃着眩惑人的光芒。每處山陰遺下來的積雪，也好像沒有變更，山頭和河灘

全是光禿禿地，看不到了那夏天綠綠的茸毛。自從凌河瘖啞了牠的騷鳴，整個的凌河村也變得孤獨和落寞，成了一條冬眠的蟲。

——啊！這又算是一代！

老林青看一看苗長的，走在他身邊的楊三，想到了女兒這新生的孩子，接了不能自制地滑想到自己的兒時，輕輕的發了一聲喟嘆。他熟悉這所有的山頭和河流：那幾個是他所常常爬走的；那幾段河流在夏天是他和一些牧羊的同伴們洗澡和洗羊的地方……。坐在山坡光平的石頭上，他拉着胡琴，同伴們叫着山歌，山谷起着酬答……。那幾塊田地是他所耕耘過的；那裏的水草茂盛，那裏的林子容易藏着熊和狼，那裏的……這全和昨天相似，他熟悉這凌河村，相同他底胡琴上每條琴絃。

——眞是和昨天一樣啊！

他撚轉着鬍子的尖梢，起始一種溫和的陶醉，柔軟的生了絨毛的小蟲似的，輕輕的貫穿着他底每顆心孔竅，久了，人不能忍受，他要笑，終於咯咯的笑出了更大聲音。

「你總是這樣樂！」楊三一半是嘆息，一半在讚成林青底笑。

「唔……這裏堆這些人哪……」

「林青——救一救呀……」他看見井泉龍被孩子們圍困在核心。

「老林頭——」

「『樂不夠』——」

「胡椒粒——」

老林青底綽號，像天上星那般多，孩子們，小夥子，和他年紀相倣的伙伴們……總是按着自己所喜歡的，或者自己所發明的叫他。他人接待他總是相同接待春天。他對於人是一顆磨刀的石頭，只要接近他，無論是覆蓋得怎樣厚和堅牢的泥銹，他總會使這鐵放出牠應該有的光亳。

「到那裏去呀？到女兒家裏？」

「到女兒家裏去，你們不去嗎？看看我的外甥……喂！老傢伙……你怎麼惹起他們

……?」井泉龍已經被孩子們拖倒了。

「把你的酒……就在這裏喝了吧……?」當人們開始湧過來，孩子們才放了井泉龍，開始在老林青的手裏來尋找可以吃的東西，有的開始拔着公雞底翎毛。

「這那成啊?」他旋轉身子躲閃着，孩子們也跟着旋轉：「活着就拔毛?」公雞嘎叫，老林青的小尖鼻子變得更紅，更尖銳：「小東西們……不能這樣作呀！這樣……我的胡琴要被你們擠碎了……。」

「拉胡琴——讓他給我們拉一段胡琴……放他走……」

壯年的分別地約束住了孩子們，把老林青安坐在人家門邊一塊石頭上，別人替他抱了公雞，拿了菜蔬。老林青先悠長的嘆息了一口，四外看了看圍着他的長短不等的人羣。——孩子們貪吃似地張着嘴，大人們却靜穩的把眼線集中向他正在調整着琴絃的手。如果有誰偶然破壞這統一，人們的眼睛便會殘酷地集中到他，或者是咳着惡意的嗽聲。

琴音懾服了這整個村莊和人羣，孩子們沿着嘴角流着涎水，大人們慢慢地溫柔地拉閉了自己的眼睛……。

老林青的頭勾垂着，整部的靈魂和呼吸，全攪蕩在這琴聲裏。拉的應該不是胡琴，發出來的聲音不是胡琴的聲音：拉的是他自己的每條神經纖維，是他的每條神經纖維在嗚唱……。公雞在別人的懷抱中安穩地闔閉了自己的眼睛，牠好像也不知道在這琴聲終了的時候，便是自己生命終結的開始。

「老伯……夠了吧？應該去看一看生產的人——」

這是誰呢？人全被這聲音激怒了。但胡琴的聲音卻還沒有終止下來。

「滾開……把你扔下崖子去……塡冰窟——」

「他不能再拉下去——」

起始發言的人更固執的增大了他的聲音。林青像才從一個悠遠夢幻的旅程裏奔波回來。脚步還沒有放牢，便停止了手裏琴弓底抽動。

「這是誰呀?」

從人羣閃開的裂縫中，他看見了挺立在他們面前的楊三：

「小伙子……爲什麼這樣性急?」

「等得你這樣久啊……你還是不肯住手……你總是這樣……」

「好，就走，我們就走……拿過我們底雞來……喂!——酒瓶爲什麼乾了?」

人們騰起破裂的笑聲，叫着：

「就這樣不成……再拉一段……還得唱一段……我們把喝了的酒……一滴不少……還給你。另外還送一隻雞和兩瓶酒……算賀你的外甥……」

「再拉一段——」叫聲隨着人羣底推動，把林青和楊三之間又給隔離開了。

林青從來喜歡自己的聽者的，他不忍拒絕了他們，在嘴裏雖然像抱怨似的在咕嚕着，他的手指終於又按上了琴絃：

「把楊三也拉進來……今天非得也叫他唱一段……懂了嗎?今天非得叫他唱一

段……」

汪大辮子把酒搶喝得過多了，說話的時候，舌頭常常起着阻攔。

楊三被擁進了人羣。立在林青的旁邊。他和林青調配起來，老林青相同一株過於低矮的，有了年代的小松樹；楊三是一條過於苗細的天竹，正在彈力地生長着。

楊三的眼尾有點向上歪斜，有着蒙古人底顴骨和一張很好看彎曲得像女人似的嘴，一具微微有點勾曲的小鷹鼻。在他發笑的時候，人祇能從唇外看到他上一排牙齒底尖梢。辮子已經剪掉了，頭髮齊到脖後。

「今天不能唱——」他靜靜地說。

「不唱不放你走——」

「我自己要走就走……」

人們沒有言語了。平常人們知道當楊三固執起來，即使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會有什麼效力。

「那麼……還是老林拉一段胡琴吧……」有人這樣提議，意思要和解了這僵起來的局面。

「楊三……你小傢伙……放和氣點……小白蛇……」

正月裏，村莊裏扮秧歌，楊三總是扮『白蛇』的。戴着大沿的，有珠穗的涼帽，滿穿着白綾綢的衫裙，背上交背着兩隻柄上繫墜着大綢球的銀色底劍，人像白蝴蝶似的飄飛着，顛狂了所有村莊裏的姑娘。

「改日見吧……好伙計們……今天有事……」楊三從林青的手中拿過了胡琴，眼睛細着看了看周圍的人說道：「今天有事——」

他架起了老林青的胳臂準備要走，人們却並不爲他們閃路：

「告訴我們……那孩子好嗎?」

「爲什麼不好?」

「好就好吧……但不知道他像誰?長大也教他學着唱『白蛇』——」

朱三麻子說完冷峭地笑着眼睛，這使楊三愛俏的臉，顯明地起了漲紅：

「……不論像誰……他萬不會有麻子吧？」

着了羞辱的朱三麻子，被人們底轟笑蒸騰似的激怒了，他點一點頭說：

「楊三，好，你不要這樣……早晚你會認識我……」

「麻子哥……燒碎了你底骨頭……我全認得你的灰……瞧着你的就是了——」

「是呀……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好吧……」

兩個全是這村中出名的射手和有力者。也彼此蔑視着，人們知道總有一天，他們之間誰的手再毒狠些，會把誰消滅。

朱三麻子是楊洛中得意的砲手，楊洛中是凌河村楊氏族中的族長。

楊三當過兵，也當過砲手，有時也會很久不回村中來。到什麼地方去浮蕩，賭錢……

他不常隱瞞什麼。

「買賣好呀？」人問他。

「對付着活吧……」

人沒有看過他有過多餘底錢，他沒穿過好衣裳，在農忙的時候他也耕田，在耕到中間不高興的時候，他也許放下鐮刀或鋤頭就走。他從來不向田主說一聲，也從來不和他所不喜歡的姑娘們說閒話。姑娘們全是喜歡他，不喜歡朱三。全說：

「嫁了楊三……受窮也甘願……吃口冷水也是甜的呀……」

除開和林青的女兒——那是他族中的嫂嫂——人們知道了以外，他從來沒稱說過誰家的姑娘。

「楊三這小夥子……鬧得有點不是祥！」

當楊三和老林青去離得遠一些了，楊五爺撈順着自己底每根鬍子，帶點感傷味的說。走去的這兩條高低不同的背影，——它們是那樣捱近啊！

「年青的……總得像這樣才對哪……比方我年青……就比我的爹利害多了……我要去當『長毛』他哭着要自己先割腦袋……不管他……我還是去幹了……

他的腦袋也沒捨得就割下來……還是一直等到躺在炕上……好好的咽了最後一口氣。年青的人總得要這樣……」

井泉龍豎起拳頭，翹開拇指稱讚着楊三。

「你不能這樣誇獎一個人……他上山打兎子還不如我咧……」汪大辮子拐着他底不甚靈便的身子又出現在人環的當中。

「他那樣底槍……也配……」朱三麻子拍一拍身子，表示自己準備要走，不屑再聽下去。

「朱老三，還是講城裏的新聞吧……」

有誰留止了他。

楊三和林青挨得雖然那樣地靠近，兩個人起始却全是默着的。

林青一時看看那空了的酒瓶，一時又提拎提拎手裏的菜蔬和公雞。他們好像也忘

了後面的人羣。在快要轉過一處牆角的時候，林青爲的要證明那些人們是否還在那裏？回頭望了望：——別的人們全不怎樣清明了，祇是站在一些人們前排底老『義和拳』（村中人們全這樣稱呼他）井泉龍，還是特殊的聳着他高大的身材，兩隻手臂橫插在腰間，被風拂蕩着的白鬍子，一叢倒垂的纓毛似的，依然可以看得很眞切。

「這傢伙也夠歲數了啊！」林青嘆息着，點一點自己的頭髮不多的小頭顱。

「你的鬍鬚也快了……還忙嗎？」——楊三，一半是嘲弄地；一半是愛撫地摸一摸老林青的鬍子說。

「哪！我們到了那樣的年紀……怎能比他呀？他是一頭不要臉的公牛！活得那樣長久……那樣強壯！——你們青年小夥子……一轉眼……只要一轉眼，嘴巴上底毛，就會冒得我這樣地長……『少年莫笑白頭翁！』」

梟鳥似的，惹起了楊三一陣破格的高笑。揮舞着手裏的胡琴。

「還這樣孩子似的笑呀！」林青安詳地看着這個青年的人：「我的姑娘全生了孩

兒了……！」

「人爲什麼不該生孩子呢？」

「她是寡婦呀……！」

「猪不是全可以自由生羔子嗎？寡婦生孩子有什麼稀奇？」

梟鳥似的笑聲又繼續起來了，這使老林青有點驚愕和窘迫，眼睛翻上來，注意地看着楊三底臉：——他是那樣傲岸地背仰着自己底頭，眼睛不是在故意注視什麼，爲了笑底緣故，在眼尾的地方不甚明顯地堆積了一些很直爽的紋摺，左面一隻耳朵底垂上，生着一個很大的黑痣和一根蜷曲的毫毛。——這全是他所熟悉的。

「人，全曾想到他們底老，連你也是一樣，爲什麼我從來不這樣想呀？」楊三低低的說。

「你還沒有到應該想的時候……我在你這年紀也是一樣！誰能想到這一些哪！」

「我很喜歡『義和拳』那老頭……」

「哼！年青的時候，連姑娘們全喜歡他……你知道，姑娘們全喜歡好漢的呀……比方我的姑娘……她爲什麼喜歡你……」

「我也並不是好漢……」楊三勉強咬鎖住這一次要騰起來的笑聲，輕微的擺着頭。林青心裏想着：自己爲什麼一時渾迷了心竅，把女兒竟配給了那樣一個病癆蟲？

「你要進去？」來到了楊家的門前，林青警告着楊三：「那老蟲，他看到你……會和你囉嗦……」

「你自己進去就是，不要說我跟了你來，我自己在牆外偷偷聽一聽那孩子的哭……告訴你女兒……好好關心自己的身子……我楊三不是沒有良心的人……總要對得過她……不用憑天起什麼誓——」

楊三開始垂下了自己底頭，用手指尖撥弄就近牆上的土，把胡琴給了林青。

「我囑咐你……此後，你不要和朱三麻子這些人計較長短……他們是作奴才的……有好主人……會搬弄是非……」

當林青轉入了弄口，還在囑咐着楊三楊三向他擺擺手，他才一直轉進了大門。

三

祖母盤旋在地上，她的臉色更顯得蒼白；臉骨更顯得突出傲岸……不時要到嬰兒睡着的地方來察看，還要用自己生着長甲底手指，企圖替嬰兒挖掘下障害鼻孔呼吸的泥污，四姑娘的媽媽每次總是警告住她：

「你不能動他呀……」

「你說……親家母……他能是個大命的人？按理……這孩子應該不是你們底血統……你知道，我們的血是兩樣的……可惜……他爲什麼這樣小呀？前額這樣窄……頭髮這樣底多……怎能像個大命人呢……」

「這祇看你們楊家過去的德行了……」

林老太冷冷的說着，看一看沉沉昏迷着的女兒。——她底過多的頭髮，爲了髻頭鬆落，一部委在枕上，一部和着汗黏結在像自己似的額頭上，她正想要替她梳理起來。

這話相同一條過度尖銳的針，祖母底話是一隻正在挺伸着觸角，剛剛從皮殼裏準備活動出來的蝸牛，忽然被停止住。

「我們好久不見啦……」祖母扯一扯自己的袍袖，賠罪似的笑着說「到在一起還是這樣吵嘴……你的女兒孩子全生了……我們也老了……應該和氣點……不過，我們底血統你是知道的啦……那是多麽非凡呀?」

爲了祖母這尖聲的爭吵，四姑娘被醒轉來。她用舌尖輕輕試探的舐舐自己的嘴唇，微微感到一點鹹味，嬌氣的喚着媽媽：

「給我點水喝……不要爭吵了吧！我請求你們。」

她把那將將閃開的眼睛又重新垂閉上，接着悄靜地，有兩條淚水沿着眼尾沁落到枕頭上。僅是一夜的工夫，她好像蒼老了十年。那平常寬厚而鮮紅的嘴唇變白了，在那原來不甚深的眼盂底周圍，暗色底的雲似的增加了一層暈環。

「水，寶寶，你的心裏安靜嗎?」

默默地從媽媽的手中把水喝乾了，從被裏把自己的手伸出來握緊了媽媽的手，她沒有聲音。

「產後不准哭呀！聽媽媽的話……」—林老太看着女兒那一掀動一掀動的肋骨，在自己嘴裏說着「不准哭」的時候，自己的眼淚却滴進了女兒的頭髮中間。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呀？……不像爺爺……也不像爹……」

祖母不注意到別的，衹是田螺似的獨自在地上旋走。

丈夫早死了，兒子死了……全沒有成爲她所希望中底偉大人物，現在她又把這希望建鑄到這嬰兒的身上。

「你、噯噯……忘了你的孩子嗎？那是我們底命……」

—四姑娘從媽媽的手上臉抬起來，看着站在她頭前的祖母。—四姑娘的眼睛爲了幾夜不眠，變得呆直而赤紅：

「他還沒有死？我盼望他不要活了！不管是男還是女……活起來……至多也是個

下賤的種子……他是我生養的呀……不純是你們楊家的骨血……」

「這不能……他有我娘家的高貴的骨血在裏面……你們底血在裏面並不多……只多只有一滴滴……將來他作了惡……便是那一滴滴下賤的血……」

「這是什麼日子呢，你們還在吵？」

當林青走進來，對於別人好像春天，他本身又好像一隻會登輪盤的小鼠，快活地動着自己的肩膀和鬍鬚。

「去宰掉牠——」他把那隻老公鷄提在了空中，公鷄驚慌地嘎叫着。

「弄得香噴噴地。」他命令着自己的老婆。「親家母……你的脾氣少來一點吧……我們看到又一輩子的人了……大家應該歡歡喜喜地……樂一場……拿出青年時候的本領來……我去打酒——」

林青又出去打酒了。祖母只要一看到這個小老人，她的青春是浮蕩在天空着了風底雲，急速地打着舒捲。從這舒捲裏面，隅爾的她會發見她所不能縮留的往跡，那冰絮似

的絨毛，拂活了她底心！她茫然地翻擺着身上的袍子，這是她翎毛彫殘底途程上最末的一條了——那是黑色的，閃着油漬底光。

「小老鼠……」外祖父打酒回來，林老太已到廚房去殺鷄。祖母勉力地拭擦着自己的眼睛，手指寒顫着，樣子像要撲捉一顆球似的，張向着林青，聲音也帶着顫說：「……我不能看到你……我像在作夢……一直是個夢呀！我嫁到這裏來……你還沒娶你底老婆……如今你底女兒全生了崽……」

外祖父漫然地從鬍鬚上抹去那被停留的水滴——太陽有點偏斜了，但還能照滿了這全窗，顏色有點焦紅。

孩子安詳地睡在一邊，生產過的母親也似在睡。

大家喝乾了第一杯燒酒，林青把胡琴拿到了手中，諦聽着什麼似的看一看孩子和女兒。

「你不許唱呀——」林老太冷冷地禁止着丈夫。

「我不唱……就唱也不用大聲音……楊三在外面……他也要進來看一看孩子……」

外祖母沒有回答。

林青的頭開始勾垂下，這是他拉胡琴的習慣——調整好了每根琴絃。祖母的嘴唇看起來更顯得陷入，使人會聯想到一顆沒有成熟就摘離了母秧而乾癟下來的葫蘆，彼誰惡意的，不或是完全不注意的給靠在下顎上劃了一刀，那刀痕就是那樣貪婪的陷下。

一連串幽咽的琴聲流過去以後，外祖父終於還是和着唱起來。他並不去看其餘的人，祇是把石頭似的小眼睛，安詳牢固的放在了嬰兒睡着的臉上：

生兒莫喜歡，
生女莫瞞怨，
生兒和生女，

全是命裏攤。

生兒莫當兵，
生女莫嫁遠；
當了兵的兒郎不種田；
嫁遠的閨女兒難見面。

凌河底流水呀……東又東，
原上底草……
一年老了一年生，
一年反比一年青……。

你家富貴我貧窮：
富也不常富，
窮也不常窮，
太陽不在一家門前紅。
你的兒子我女兒，
如今又生了一個胖外甥……胖外甥……。

………………

小老頭的歌和琴聲忽然斷了下來，急速的喝乾了自己面前的酒杯。兩個老女人誰也和誰沒有關聯各自靜靜地坐着，更是祖母，她的眼睛好像忘了轉動，琴聲又響起來了：

你的兒子我女兒，
如今又生了一個胖外甥……
………………

外祖父忽然自己揚聲地笑起來了；放下了胡琴。

「爲什麼不唱下去了？」祖母說話的聲音，低啞得幾乎要聽不到了。

「再唱就不好聽了。——這小東西在替我唱呀！」

爲了孩子的哭聲，炕端上底媽媽也轉醒過來，她却祇是寧靜的看着那發了黑色的頂棚。

鄰居底女人們全來了，她們麻雀和喜鵲似的從院外就騰起了嘈雜，這使祖母的牙床又感到疼痛：

——啾，賤貨們！

她是不存在似的被人們遺落在屋角一具蹩脚的椅子裏，兩隻蒼白的小手，鼠似的不安定的在那扶手上扒搔着……。

「小寡婦作了媽媽啦……」

「孩子像誰呢？頭像爸；眼像媽……」

「你快給吃一口吧……瘋老婆……總是你浪嚼舌頭……」

一個厚嘴唇棕顏色的女人，誇張似的挺出了自己的乳頭，把嬰兒擱抱到懷裏：

「記住啊……小東西……將來長大了……作了官……不要忘了我……第一口乳是吃我呀……」

每個女人全要到四姑娘的頭前，低聲的問長問短：

「心裏跳得利害吧？」這是一個生了過多兒女的女人，發黃的臉板上，刻劃着繁亂得網似的紋皺，好像在說明她過去被過度的憂傷和兒女們使蝕着的賬簿，她是四姑娘的近鄰，男人是個駝煤的。

四姑娘翻上着眼睛，靜靜地看着她那女人擤了一下鼻涕摔在了地上，用那爲了：喂豬仔，煮飯……而黏滿了各樣渣滓和水漬寬大的袖口，在鼻端上揩抹了一下；順帶在那常年流淚的不甚大的眼睛上也揩抹了一下：

「這輩子算沒辦法了，上一輩子沒有作過好事……這一輩子托生了女人……這輩子死……見了閻王老……我非給他兩個大嘴巴……下一輩子變驢變馬……也別再托生女人……變驢馬……也要變一個公的呀……託生到有錢的人家去——」

她用衣袖揩抹着鼻頭和眼睛，並不是每次全必要，只是她已經這樣習慣。眼淚和鼻涕流淌得越多，她底話也就越多，沒有人能夠截斷牠，那像着了風的風車，除非來了她底丈夫，或是從什麼地方傳過來她丈夫吆喝驢子的罵聲。

她的肚子無顧忌地突出，在說到痛澈心膽的時候，她飇急的把自己三角形的拳頭舉起來，準備要投向自己的肚子。可是在還沒有貼到肚皮，拳頭却變成了巴掌，並且還是那樣撫愛而輕鬆地貼壓下去：

「……你們看喲！這肚子該死的……不是又鼓起來了嗎？嗳嗳！我眞是狠不起心來喲！每個孩子我全想要半路上就把他們弄下來……可是該死的……總也下不去手脚呀……每個……該死的……全安安穩穩地爬下來……還爬下來就活着……比方有錢的人家……有十個二十個兒女又算得啥？我們這樣人家有了兒女……簡直是狠……是虎……吃你的血——」

「滾開……多嘴的老婆……人家初生第一個孩子……你竟來說這些喪氣的話——四妹子……不要聽她的狗放屁……乳水不好呀！」

四姑娘的感覺，彼這個多嘴的女人，像一根鵝毛圍陷在一陣旋風裏似的，沒有主張地彼升沉，旋轉……經過了這個胖女人的截斷，纔好像從什麼茫茫遠遠的地方悄默地沉落到地上。人復蘇過來。額骨上微微起了一點燃燒，沒有回答，祇是把頭輕輕搖動兩下，而後把臉埋下在自己的手中。

「乳水是大事情呀……怎能不好呢？一定要吃下乳的藥……待一會我給你送藥

方過來……，我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也是乳水不好呀，吃了藥就好了……」

善心腸底胖女人，喘着氣撫摸着四姑娘底頭髮，用眼睛白亮着那個臉瘦得相同個母猿猴，牙巴骨突出，肚子葫蘆似的下垂，將纔訴過苦的女人。

四姑娘的肩頭微微地顯出一點顫動……。

整個的屋子裏幾乎全是旋轉着女人和主人們攀談，彼此的攀談……。祖母不被誰注意冷冷的自己點着那發白的小頭。小眼睛，是不調和地，鷂似地孤獨和傲岸，臨視着她底鄰人。

——賤貨們……全變得這樣無禮貌了。這孩子一定要是大命的人物吧！他會恢復了我的光榮！

人們全好像和祖母起着看不見的生疏和隔離底網。當他向人們誇耀着嬰兒的時候，她說：

「……你們看：他會是個平常的孩子嗎？他底小身子裏，有的是尊貴的血……他媽

媽的血在裏面祇有一滴滴……」

「這很對呀——」這是外祖父，他從人們的縫際中鑽擠進來，噴湧着燒酒的氣息，女人們有的掩起自己底鼻子，準備要大笑。

「對呀——」他的小身材，在女人的叢中，依然也顯得那樣不出羣。兩條臂膀伸直在頂空，手掌擊打着，爲了酒的緣故，小鼻子更顯得尖銳而發紅。

忽然，他從正在喂孩子吃乳的女人手中，把嬰兒搶抱過來，捧在自己的手裏，旋走在每人底面前，一面說：

「看呀，這將來一定是個了了不起的傢伙呀……若不是我們一點下賤的血在裏面，他會成一條有翅膀的龍哪……！現在不成了……就是龍……也沒有用了……如今改成中華國了……聽說不要『皇上』了，皇上變成了大總統。那麽……那麽這個孩子只好叫他屈尊一點，作個大總統吧……好不好？親家母……諸位好鄰居……」

他用那也發紅了的小眼睛向所有的人尋找解答。遭了失敗，人們祇是夢似的昏頭

此打着交際。有時候，牠們還要用有交舌音而又是尖聲的女人這樣叫：

「是幹麼行子的呀？」

脊背，安詳地散步着……。

靠近東牆，原來的一隻脚折斷了用半段別的不倫不類的木料接上去黑色的方桌上面，還擺設着一具很大的瓷香爐。上面原來是藍色的花紋，模糊了，看樣子，那不像花紋本身的剝落，也許是久遠沒有人來拂拭以致於變得近似一隻古鐵鑄成的東西。香爐後面，並沒有供奉着什麼神像，立着一個很小的紅色Ω形的木牌位，牌位底前面，半臥半倚着一個小小的包袱。無論是那木牌上面的字跡，還是那包袱布本來的顏色，全已分辨不清，雖然這在祖母的記憶裏清明得相同自己所最痛恨的敵人：那是她親手置放在那裏的當今皇帝的牌位；包袱是他親手用黃色緞子包裹起來的皇帝底聖旨和她娘家安氏門中的譜書。多少歲月了呢，忘了關心牠們。今天她洗淨過了手，把小包袱謹愼地取下來，抖去了上面的塵土。當解開的時候，先帶顫的把那黃綾的聖旨舒展開——在折疊的部分，隱隱地已經透出了被蟲蛆侵食的還是自己變成紗似的透明底折紋——她是半屏

媽的血在裏面祇有一滴滴……」

「這很對呀——」這是外祖父，他從人們的縫際中鑽擁進來，噴湧着燒酒的氣息，女人們有的掩起自己底鼻子，準備要大笑。

「對呀——」他的小身材，在女人的叢中，依然也顯得那樣不出羣。兩條臂膀伸直在頂空，手掌擊打着，爲了酒的緣故，小鼻子更顯得尖銳而發紅。

忽然，他從正在餵孩子吃乳的女人手中，把嬰兒搶抱過來，捧在自己的手裏，旋走在每人底面前，一面說：

「看呀，這將來一定是個了了不起的傢伙呀……若不是我們一點下賤的血在裏面，他會成一條有翅膀的龍哪……現在不成了……就是龍……也沒有用了……如今改成中華國了……聽說不要『皇上』了，皇上變成了大總統。那麼……那麼這個孩子只好叫他屈尊一點，作個大總統吧……好不好？親家母

[illegible]的也有雖然有鬍鬚，但是並不過長。

他用那也發紅了的小眼睛向所[illegible]

[illegible]的鼠洞鼠子們從這個洞口溜到那個洞口，很大方的彼

此打着交際。有時候，牠們還要舉起發紅的小鼻子向空嗅着，離開應該行動的範圍，拱起脊背，安詳地散步着……。

靠近東牆，原來的一隻脚折斷了用半段別的不倫不類的木料接上去黑色的方桌上面，還擺設着一具很大的瓷香爐。上面原來是藍色的花紋，模糊了，看樣子，那不像花紋本身的剝落，也許是久遠沒有人來拂拭以致於變得近似一隻古鐵鑄成的東西。香爐後面，並沒有供奉着什麼神像，立着一個很小的紅色Ω形的木牌位，牌位底前面，半臥半倚着一個小小的包袱。無論是那木牌上面的字跡，還是那包袱布本來的顏色，全已分辨不清，雖然這在祖母的記憶裏清明得相同自己所最痛恨的敵人：那是她親手置放在那裏的當今皇帝的牌位；包袱是他親手用黃色緞子包裹起來的皇帝底聖旨和她娘家安氏門中的譜書。多少歲月了呢，忘了關心牠們。今天她洗淨過了手，把小包袱謹愼地取下來，抖去了上面的塵土。當解開的時候，先帶顫的把那黃綾的聖旨舒展開——在折疊的部分，隱隱地已經透出了被蟲蛆侵食的還是自己變成紗似的透明底折紋——她是半屏

止了呼吸觀摩着，這時候，西屋的高笑聲和胡琴聲扭絞成一條帶有芒刺似的繩，又來鎖緊她的心。

——賤東西們！

她把一半屏止着的吸呼，現在完全透落出來，嘆息着，懷着無限眷戀的把這聖旨遵照原樣又折疊來，把那有着更多蟲洞的譜書來攤開——更響亮的胡琴聲，和着女人們底沒有節制的笑聲，使她底手停止住。陡然地大叫：

——賤奴才們，要反了我的家呀！

正在安閒散步着的鼠子們，却意外的遭了這叫聲的狙擊；每個全狂亂地撞着牆壁，沒有選擇就深深撞進了就近的洞窟。起始是連進條尾巴也關近了洞裏。工夫不久，那每個尖尖的嘴巴，和黑寶石似的小眼睛，又開始在每個洞口伸伸縮縮；胡琴底聲音依然是水似的流走：

……………………

你家富貴我貧寒。

你家居官我種田，

你家居官靠皇上，

我家種田靠老天，

…………………

如今你窮我還窮，

窮人的閨女又生了個……

…………………

這唱的似乎不僅是林青自己一個人。正在流走着的琴音又忽然中斷下來。喧騰的女人們底笑聲，響到院子裏來了，響亮到大門外。

祖母，像正行走在一條無綿盡的幽涼的石洞底路上，手指在到處摸撫着這洞壁，到處檢察着那遺剩下來的自己生活底斑紋，她困憊地停止在一塊記憶的岩石上，這琴聲正是使她惶惑的，從洞口偶爾透進來的一縷天光，他底眼睛遭了迷亂：

——呶呶，無憐憫的賤貨們喲！

她顧不了把那攤展開的家譜和聖旨收拾起來，她竟把臉掩蓋在這些上面哭了。

「這是作什麼呀？」

老林青突然出現在她底眼前。她茫然地抬起眼睛，把折疊好了的聖旨舒展開，又疊上，又展開……顯然她是不能克制了自己手指底顫抖。老林青看着她發笑，這笑激怒了她，嘴巴從深陷變得裂開：

「你狗，在聖旨底前面，敢這樣大笑嗎？你無禮……不敬……該遭大譴呀……」

「嗚！這不中用了……」林青趁着祖母氣結得要停止了吸呼的時候，他輕妙的從她的手中把那腐朽得只要手指甲一不經心就會碎爛了的聖旨拿了過來：

「嗚！這不中用了呀！親家母……這玩意兒不中用了……現在金鑾殿上坐的不是皇上了……是大總統！我們一樣了……我的女兒嫁給你們也正合式……你不要再罵誰是賤貨了……」

他代她把這些全折疊好了放在了她的面前說：

「好好收起來吧……我們是親家……不能分貴賤……不是嗎？我的女孩全生了崽了——」

祖母，好像遭了什麼突擊，從凝結了似的站着的姿式，退避開，並且大叫：

「你賤貨……你不潔底手呀！在牲畜糞裏養大了的手呀！你玷汚了這御物……」

「旣是玷汚了……那麼就爽快的燒掉牠們吧………來，我代你燒了，贖贖我的罪過——」

外祖父雖然他似在玩笑，却從身邊的腰帶上眞的把火鏈和火石解脫下，準備在手裏，用着哀憐的眼睛，望着祖母。

「你敢呀……」她把小包袱貼壓在自己的胸脯上，雙手反疊地護在上面，更尖聲地大叫：

「你賤骨頭終是賤骨頭呀……我娶了你的女兒……爲了你的胡琴……呸！這是錯誤的恩典……我的兒子並不喜歡她……去……滾出去呀！連你的女兒……孩子給我留下……我不要再看到你們……」

祂任她推擁到門外，他一貫是笑，一直到門扇作着很大的轟聲，祖母把門扇關閉了，從裏面隱隱地聽出了扭絞着什麼似的抽搐聲音，外祖父才嘆息了一口，從臉上把那不甘願裝上去的微笑扯落下來，寞寞地囘到了兒女的房中。

第一眼使他看到的，楊三來了，坐在先前祖母曾坐過的那隻有圍手的椅子上。

「爹，你又和她吵什麼？」女兒的聲音忽然好像變得特別輕妙好聽起來，鳥雀似的琳琳瑯瑯還有點金屬似的韻味。

屋子空蕩蕩的，走盡了所有的人，四姑娘的媽媽還是坐在女兒的枕邊，她正在爲孩

子縫着應用的東西。

「你還是不要在這裏吧，這個老傢伙變得更不像樣子了……也許會發瘋！」

外祖父坐近了楊三身邊一隻凳子上，並不回答女兒，祇是一面說着話，一面正是企圖把那斷了的琴絃，續接上。他看見原先女兒從枕上抬得像一隻小鵝似的頭和頸，眼睛叮嚀着他們，現在忽然又捱落到枕上。

「你還是不走吧！」

他拍了楊三的大腿一下，楊三擺弄着自己披到臉前的短髮，眼睛從一個屋棚角移到另一個屋棚角……。

琴絃已經被外祖父續好，嗡……嗡……地拉了兩聲，聲音有點沉濁和低啞，沒有原先的完整。

「這不全是你的錯嗎？」外祖母又開始了她的埋怨：「我曾說過有女兒嫁不出……甯可塡茅坑……也不嫁這樣的人家……」

從她的說話底姿態上，看起來似乎她要比林青賢明，在那光闊的前額上並沒有多少紋縐，她看起來和她的年齡有點不相稱。她還是那樣渲染着青春般底紅潤在自己的臉頰上。

林青並不回答她，似乎這話不是在向他說，祇是爲了要試驗這琴絃是否還好聽，拉過了一支小曲他又唱起來：

……………………

呀呀喲喲！

你怨我我怨誰？

人生好比那凌河底水：

流去不能回！

過去的年月不可追，

作錯了的事兒也不要……悔，

悔也沒有用；

追也追不回……。

……………………

Bon——地一聲琴絃又斷了。同時兩隻門扇霍地閃開，幾乎震落下來，接了祖母整個蒼白的臉，更顯得拉長地出現在門口。嘴唇瘋狂似的開合，沒有秩序的揮動着手臂。那像螳螂的兩隻腳，勾向了楊三和外祖父坐着的地方：

「你給我碎了牠……碎了牠……」她要來拿取林青手中底胡琴，但是林青却很巧妙地避開，轉到了另一個屋角；她又投向了楊三：「你殺了我……你碎了牠……」

四姑娘的眼睛擴大得不能轉動，外祖母還是不動聲色地坐着，停了手裏的針線，抱過了女兒：

「不要怕……」

「他要打她了！媽」

「你給我站開去——老妖婆。」楊三從坐位上站起來，把分流到耳前的頭髮安詳地梳過去，一隻手擒住了祖母的兩隻手，靜靜地看着她說：

「你要怎的？」

「我要殺盡了你們這些惡狗們……」

「你自己先死了罷——」

祇是輕輕地一送，祖母已經從楊三的手中輕快地脫離出來，絕了聲音。

「這回許是完結了……」

外祖父柔軟地一隻謹愼的貓似的走過來說，聲音有點帶顫。

四

凌河村變成一隻被蒸煮着的螃蟹了，隨處噴佈着沫一般的謠言：

「楊三把春二奶奶打死了……。」

雖然昨夜落了很好的雪，今天汪大辮子却不馬上到山上去打兔子。把圍槍空空的掛在肩頭上，腰裏的藥袋也紮得停當，從村東到村西地走着。只要看到多有幾個人停止着的地方，他也就停止下；一隻手停留在嘴上，向前半彎着身子：「楊三這回可要償命了！」他用的是舞台上面演員們發低音似的聲音。

天氣冷一點，他的大頭額就不露在外面。頭上雖然戴的是眞正的狐皮帽，那狐皮耳扇却祇是那樣矜貴地捲翹起來，像兩片鳥翅膀似的展向兩邊，而不使全部推到耳朵。據他說這就夠煖和的了，如果太挨近耳朵，不獨白白磨壞了毛梢，而且還要燒壞了人。他也常常教訓着別人：——戴狐皮帽不相同戴狗皮帽子……不能把皮毛太挨近肉呀……

只要戴在頭上，雪花離三尺遠就自己溜開；風到在臉上就變煖了。我說的這可得是眞正火狐皮……比方你們看我的帽子……至少還能兩輩的兒孫可以戴……。

每年冬天他的耳朵，鼻子，顴骨……也還是被凍破了。到春天發着紅腫，淌流膿水。這樣他也還是不肯輕易使耳扇整個的落下來：

——自己忍耐一點算什麼呢？把牠好好地留給你的兒孫……。

當他從他底父親手中承受下來這頂狐皮帽時，這信念就被密密地縫進了他底心！

「還不滾你底蛋嗎？下了這樣好的雪！」

宋七月用手裏的糞叉——拾牲口底糞便用的——漫然地在雪地上畫着女人似的人頭像。人們起始並沒有誰來注意牠，祇是彼此談論着這次楊三事件的結果。

「這是大逆的事情啊！在前清……砍頭還算輕罪過……恐怕要剮咧！」

「民國……恐怕也不能輕……民國聽說也用的是『大清律』……不過剮是不能剮了……用槍斃……。」

「你們說的這些全沒有用……這總得看楊洛中的意思了……前清，民國全是一樣……只要楊洛中一句話……官家就是知道了也不能管了。俗語說得好：『私不舉官不究』……這總得看楊洛中的意思了……你們知道……」說話的人忽然把他底聲音低落下來，並且把一隻手掌遮在了嘴邊：「你們知道？平常因爲楊三眼眶太高……太傲慢……他瞧不起他們底族長……誰喜歡一個瞧不起自己的人呢？這回早就把楊三給看守上了，並且還派的是朱三麻子……這小子又是楊三的對頭……恐怕這不是好兆頭了……。」

「村中人大家應該保留保留……」

「誰能領這個頭呢？有點面子的人……全說這太不成話……」

「喂！你這畫的是個人嗎？」一個人正在一心一意看着宋七月在地上畫的東西。那不像個女人，也不像男人……嘴要小於眼睛，鼻子的部位安置得也不正當；他却在嘴似的那個圈圈底行上面又圈了一個小圈圈；兩隻耳朵也墜上兩隻耳環：「再栽上兩根鬍

子不是更像樣了嗎？」

「滾你底蛋……媽的，瞎眼鳥……這是個女人呀！」

宋七月笑着，用手裏的叉在畫好了的女人底臉上搗打了兩下——這樣女人底臉上便多了幾顆麻子——回答着鑑賞他的畫的人。汪大辮子他聽厭了那邊滾着的球似的討論楊三事件人們底話，沒有結論也沒有邊際……他便更仔細地觀摩着宋七月底畫：

「可惜這是麻子臉！眞的，嘴上添了那顆點可就像個人了。還像個美人咧！」

「打你底兎子去吧——」

宋七月推了他一掌，而後把那在雪上畫好了的人頭像，塗得模糊了，還用脚踏平了那所有的紋溝。

「人眞是生活在霧裏頭的船……！」那面說話的聲音和嘆息的聲音又淩過這面來了：

「比方春二奶奶，她生前怎能想到會死在楊三這樣人的手裏？」

「楊洛中偏派朱三麻子去看守他……爲了一個娘們子……眞是不是寃家不聚頭……」

「官能？還是私休？」

「這又得看楊洛中的意思了……不過楊三這傢伙也不是一塊好料……如果他嘴頭上軟一點……平常老實點……」

「你這話一點也沒有用，……人老實還幹不出這樣事來呢……」

談話又像球一般的沒有稜角地滾回來了。

人在人們中間說話，或是背地……總歡喜不堅持自己底意見。比方自己認爲這是一個好人，如果有比自己多幾倍的人說他壞，他也會水似的隨流着說：「可不是嗎！眞是有點不大好……」。凌河村的人民，大半是用這來表示着自己的溫和和聰明。

「楊三若是我……哼！」汪大辮子準備要走了，他覺得自己應該發表點意見了，這樣纔能表示自己的存在：「……若是我……就跑了……這傻瓜……打死人還裝硬

漢……只要向南山一挪動……憑他那樣的槍手……掛個『柱』是容易的。不然去當兵……過幾年回來……弄個一官半職的……也就沒事了……反正他們楊家全是一族人……」

他看一看別人的話仍是各自繼續着，並沒有誰怎樣聽取他；又看一看自己脚底下底靰鞡——紮綑得是那樣俏皮和停當——無論怎樣今天也得弄一隻兎子回來，已經答應了要給孩子們吃一頓兎兒肉的丸子因爲他發現沒有人來聽取自己的言論；別人也沒有了値得留戀他的新聞講出來……把脚上的靰鞡互相尅打尅打，一隻手臂勾勒圍槍的背帶，微微向前俯着一點身子，好像在向誰告着別說：

「你們在這裏吧……我得去打兎子嘍！」

「你早就該走——」宋七月冷冷地揮動着手裏的糞叉說。

「七月，你爲什麼這樣煩惡我？」

「去，去……別又在這裏鬧鬥勁，放着自己的兎子不打……儘扯王八蛋……回來

晚了，打不到兔子——你的老婆又該揍你了……。」

　別人用了帶着刺的言語，勸着他；推着他……村中人全知道大辮子是怕老婆的，只要在他的臉上發現點新的傷痕，即使這傷痕爲了在山上穿林子被樹枝劃破的，人也嘲弄着他：

「喂！老鄉，臉上又掛了彩啦！護膝蓋腫了吧？擼起褲子讓我們驗看驗看……昨夜又跪了幾個時辰呀？」

「我跪一整夜……也該不着你們操心哪！哪怕老婆也算不了寒蠢的事呀？」

　這村中除開四姑娘以外，就要掄到汪大辮子的老婆刮刮叫了：有着兩片血似的小嘴唇和一雙縫似的小眼睛；牙齒的整齊潔白，頭髮又那樣多那樣黑……他簡直不像一個從鄉村生長大的姑娘，這使全村女人們嫉妬她，背地說着詛咒的話：

「那是一個什麼女人哪！小妖精似的……沒有福相……又是那樣利害……那裏像個鄉村的人……」

在她說起話來或是駡起人來，那嘴唇眞像兩片非薄的刀……。

「如果我若攤到那樣一個老婆……哼……」

宋七月當汪大辮子已經拐着腿脚，準備到山上去了，他留止了他。他說這話的意思也祇是想使大辮子發一發脾氣。當眞他又拐囘來，並且這次還把圍槍從肩上取下，像一根杖似的，一端拄了地，一端抱在手裏，看樣子他好像沒有心腸離開這裏了；準備長談，或者是長傾聽下去。平常他對於無論誰的話，即使和他一點沒有關聯，在他也總好像黏滿着糖味並且生着有倒刺的鈎；自己是一頭貪婪的蒼蠅或泥鰍。必須要追求到一個端緒纔能安心。

「你，宋老七，『哼』什麼？你能攤那樣一個老婆？」在他說話過度急速的時候，他的嘴就要變成結結巴巴；眼睛也開開合合：「你應該修積得一條好，好，好……命！」

他換出一隻手把頭上的狐皮帽爽利地推開，那冬瓜似的平常就惹人眼睛的大頭額，現在威脅誰似的，又出現在人們底面前，還升騰着熱氣……。他並不揩掉那汗，却用手

在那帶着汗的額頭上響亮地毫無憐惜似的打了兩掌說：「……哼！我，知，知……道……你們全看我這樣長像不配有那樣的老婆……是不是？這得命……我老子積存了一輩子血汗的錢……纔給我娶了這樣一個老婆……他是我們全家的命！一個人誰不愛惜自己的命呢？宋老七……你若有我這樣一個老婆……得來的又是不容易……你要供起他來……你笑話我嗎？笑話人不如人拍拍屁股追上人……人沒有經過一件事……他沒有權利笑話人哪！等他自己經過了再來說話……你覺得你能打自己的老婆就英雄了嗎？那是炕頭的英雄……沒有人賓服……」

和汪大辮子的老婆相反，宋七月的老婆却是這村中最醜陋和最獃氣的一個。她的嘴總是那樣開張着，整年流着涎水；一隻眼睛被七月打瞎了，另一隻的眼瞼上還有個大的疤，拐帶得那隻眼睛也沒了正規的形狀。她不懂得哭；人沒有看過她流眼淚，就是在宋七月打她的時候，除非太重了，也許皺一皺眼睛，很快她又笑了。她涎水流得過多和笑聲越高的時候，那也正是宋七月打得她正起勁的時候。爲了這樣，宋七月便成了這村中打

老婆的能手。

「宋七月……你爲什麼低頭啊？」人們全不再談論別的了，他們把注意拖到了這兩個人的身上。在人們意想中，一刻他們也許像兩條狗似的，撕打在雪地上——打落誰的牙齒；咬出血來……。

宋七月垂着頭，嘴上噙着輕蔑的微笑，任別人和汪大辮子說什麼，他却祇用手裏的茇叉，在將將攤平了的地上畫着女人底頭。畫過了用脚踏平，攤平了再畫……。每次所畫的大小不一樣，眉眼的部位也許安置得不適宜；也許少掉一隻耳朵……。可是每一次他却總忘不了那位置在嘴唇上面一個類似代表着痣底小圓點。

「你畫的這是誰呀？」汪大辮子蹲下身子向這個畫像認眞的看了一個時間，立起來說：「你在惦念着我的老婆呢，是不是？」

「女人有的是，我怎必得惦記你的老婆？你的老婆在你的眼睛裏是『天仙』；在別人的眼睛裏還是嗎？」

宋七月底臉紅了。

「老七，你不用嘴頭強……也用不着臉紅……咱們要說眞心話，眞金不怕火煉……我的老婆嘴唇上面有一個痣，這是盡人皆知的事……你晝過的這些女人頭——不論男人頭也罷——那一個，在嘴上面你沒點一個痣呢？不用說了……我們各人心裏全明白……不過你得估量估量自己的本領……她不是一隻綿羊啊……！」

汪大辮子並沒忘了把他的狐皮帽照舊戴好，並且更小心地用手指把耳扇的毛梢舒順了一下——他的手指有點帶顫了——掮起圍槍出乎別人意料外地走了。

當他已經爬上了那上山的小路，人還可以看得出他那背影，左左右右起着很大的扭擺，意味着那也許是在加強着憤怒。

宋七月被圍困在人們底笑聲裏，他不知道應該怎樣，衹是模模糊糊地自己解釋着說：

「人眞是……我爲什麼要惦記着他的老婆呢？……」

「那因為你比大辮子腦袋要小一點啊！」

宋七月也從這個人羣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在前一個時間，自己也還擠在別人底中間評論着楊三不該結交了四姑娘，這是丟體面的事。現在不知為什麼，別人再說到關於楊三每一句話，好像全是水銀似的，變換了方向注向了自己的每個毛孔，身子微微起了點顫抖：

——莫非大辮子這小子聽到了什麼不好的風聲？那樣眞是不大妙……。

五

汪大辮子從村莊爬下了河灘，背後人們底笑聲，今天使他厭煩了：

——有什麼值得這樣笑！吃飽草料無事幹的驢頭們，只懂得哇哇叫……。

凌河底冰上，被新鮮的雪覆蓋着，連同河灘一直到山脚下，相同一整幅白色的廣大的羊毛毯。爲了夜間沒有風，覆蓋得是這樣的平勻。

汪大辮子平常打圍總是一個人，除開打狐狸以外，他從不喜歡約同伙伴。他覺得這有點不上算，還是自己尋覓着吧。

——今天這樣大的雪，狐狸也許有哪？

這山上好像是完全屬於自己的了，每一塊石頭全是可愛的。他想着，今天如果自己能單獨的打到一隻狐狸，那眞是天老爺的照應！無論什麼樣的狐狸總也比兎子强，兎子是只能吃一吃肉，皮子是不値錢的。——他忽然想念到楊三，每年冬天只要落了這樣的

雪，他就要曾同楊三出來打狐狸了。楊三的槍法纔是他在心裏佩服的，雖然背地在別人底面前他會說：

「楊三的槍法算什麼呢？打兎子那比打狐狸也不易！楊三祇能打打狐狸……有時候也落空哩……。」

爬上了一個山頭檢選了一塊石頭，弄掉了上面的雪坐下來。把圍槍夾在兩腿底中間；用腰帶底一端揩抹着頭上的汗，索性也把那狐皮耳扇立直起來自語着：

「這皮毛不能被汗浸了；一被汗浸就不能多挺年月……」

對面的村莊像一具模型似的安置在山脚下；所有的樹林也掛着白白的霜雪。人們在村中祇是一些黑點似的游動着。時纔他參加過的那個人羣是靠近一所廟宇的近邊，現在看起來那裏的黑點似乎又增多了一些，這使他聯想到春天在隨處池塘裏所看到將成形的蝌蚪蟲……。他吐了一口唾沫在脚下的石頭上，輕蔑的罵着：

「蛤蟆崽子們——」

他卑視這村中所有的人們底聰明，無論誰作了一點值得驚奇的事，他總是說：

「那算什麼呀？若是我……還能作得比他更好點……」

他對任什麼總是有意見和批評，並且批評的結尾也總是喜把自己提出來：「若是我……」今天對於楊三底事件，他也曾提出過意見了：

「楊三若是我……」

宋七月打算到他的老婆，這却使他意外的有點慌亂了。在臨來的路上，思想像將被關進鬧籠裏面沒有經驗的小老鼠，沒有端緒地各處探伸着嘴巴。忘了留心察看兎子的踪跡，連自己的圍槍什麼時候從肩上摘下來改提在手中也忘了；從腰間的藥袋裏摸了一個『單子』放進嘴裏：

——這是怎麼了呀？

罵着自己將鉛子急迷地吐落出來。鉛子一捱到雪面便消滅了似的沉落下去，於是又得把那就近的積雪扒開，趕到鉛子尋到手裏的時候，手被積雪刺激得紅了，像塗染了

新鮮的血！他不顧這些，祇是周轉地察看着鉛子，駡着自己說：

——要死嗎？想吞鉛！這是給兎子預備的。——看吧，渾蛋！竟咬了這樣深的兩個牙印。

把鉛子從槍口裝進去，再倒出來；再裝進去，再倒出來……這樣試驗了三次，才把那個鉛子矜貴地放入了藥袋中。又把藥袋掀開數了一遍其餘的鉛子；檢查了一遍所有藥袋裏面的砲子（即引火），鐵沙，火藥包……。樣子纔像安了心！

宋七月那個狡猾的月亮頭，從什麼時候打算到他的老婆呢？——他呆坐在石頭上冥想着那所有經過來的可疑的日月。一隻兎子眞的在他的眼前出現了，離距得是那樣地近！爲了雪深的緣故，那隻不自信的小東西，簡直是滾爬在雪裏。爲了看見了人，向他注視着企圖要急速一點逃走，雖然把雪弄得成了煙霧樣，但是較起好天氣來那是遲緩多了！他可以徒步追到牠。牠現在只要他把夾在腿中的圍槍一順，槍機一起落，這條倒霉的小生命，就會很安穩地，連跳也不能跳一跳就屬於他的了。他可以笑着自己的眼睛，任便提拎起牠的一隻耳朵或是一隻腿來，看着那半睜半閉膽小的大眼睛；使那一滴一滴的鮮

血花片似的散落在雪地上；還可以在那沒有冰冷盡了的小肚子上溫煖溫煖自己的手……可是今天他却沒有這樣作。他眼見着那個小東西帶着過度的驚恐和不安，小氣地滾爬在雪裏，沒了……。他似乎還在要這樣說：

——慢一點啊……小傢伙……忙什麼呢？我今天饒了你啦……。

靰鞡上的積雪融解了，這使他不能不站起來，兎子不想打下去，却要去看看楊三。

——我應該勸勸他，不能玩硬漢，應該走——爲什麼等着別人送到監獄裏去呢？人是人，人也不是一隻鳥，要裝就裝進籠子裏……。

路上凡是想到關於楊三底壞處，他總是像時纔看過的一隻兎子，把他放過了：

——人，驕傲點算什麼呢？只要他正直，不儘彎轉着心眼打算着別人……。

想到了宋七月的感情便完全不同了。宋七月像一頭蜘蛛似的，總是在他的記憶中，攤放着發亮的絲。這絲一時比一時加多，從發亮而發黑，他的心像一隻被纏陷住的小昆蟲，起始他和這絲鬥爭着，要飛開去。接着他能夠飛的翅膀被整個地黏結住了；接着所有

的手足也遭了組織，接着呼吸也迫促起來，但是他還沒有停止了可能的掙扎……。這正說明了他起始要極力把宋七月從他的那可怕的懷疑中解放出來：

——宋七月……他不會呀……一個並不漂亮於我的月亮頭……我的老婆會愛了他？憑什麼呢？如果若是楊三……。

想到楊三他的心臟底跳動忽然加急了兩下，接着又平靜下來，自己笑着安慰自己：

——爲什麼會想到他呢？他不會愛我的老婆……就是她想……他也不會……村中全知道，他只愛他的族中嫂子了——四姑娘……。

對於楊三他好像更關心了一些，腳下的靰鞡，有的時候，隔了雪被荊條的楂尖刺傷了，他也沒工夫去看牠。

從這面下山的道路，在平時就很少有人經過牠。現在完全被雪迷沒了，人一踏下去，常常要陷沒到膝蓋。狐狸和兎子們在山樑上尋覓着可吃的東西，因爲發見了人便瘋狂似的滾爬在雪裏，飛跑着。狐狸的尾巴扯成一條旗；兎子的耳朵在太陽下面顯得透明而

鮮紅。

「嗚啊……嗚啊……」

汪大辮子叫着，拍着自己的手，於是這些小獸們就跑得更顚狂了，一刻的工夫已經是無影無踪……。

「混賬東西……亂叫什麼?」

對面山樑上忽然出現了一個人，接着又是一個……淸明地在肩頭上全掛着槍。只是臉孔還看不淸明。一個在向他招手，並且把手還圈在嘴上作着喇叭口叫他：

「大辮子，上來……我們有點事託你……」

他已經明白了這些全是什麼人，不過使他奇怪的是爲什麼他的名字會被叫出來。

「有什麼事啊?朋友們!」

「你滾上來呀……你亂叫喊什麼?」

他看見一個人從肩頭上把槍取下了，他正在肚子裏打算着平常記得的幾句行家

話，這使他又停止住了，聲音有點帶顫的說：

「朋友！有什麼事就在這裏說罷！我聽得見……」

「你滾上來吧……你還怕誰希罕你那枝打兎子的槍嗎？白給我們全不要……痛快點上來……不然，我要開槍揍你了……」

一個人眞的把槍口對向了他，這使他的身上感到一種森涼。

「別和他開玩笑了，他膽小——喂！大辮子，放心上來吧，有我在這裏………我是劉元——」

劉元和他在一起打過鬧，他們是住得好近的鄰居，他知道劉元還只有十八歲。

「還是你們呀……」

當他爬上了山樑，他的狐皮帽已經侵透了汗水。

六

一陣多少夾着些雪花不甚大的風，從山下吹上來，在山坡上打着迴旋。一些挺露在雪上面的野蒿，小樹和荊條，便嗚嗚地尖聲地起着嚎叫。汪大辮子心臟底跳動，現在歸復到平常的平和。他隨在這幾個人的後面，像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有了幾多日月了，完全自然。自己的肩頭上也掛着槍，走在他前邊的人們也掛着槍，不過人家掛的却全是一色的「快槍，」一顆子彈能夠飛出二三里路；自己却掛的是一隻年齡已經很老了的圍槍，兔子跑在半里外就不中用了。

——他們底這個吃飯的傢伙，比我的這要妙多了啊！

爲了槍底不相同，使他和這些人們又起了距離：

——他們是強盜！他們底槍是預備打人的。我的是預備給兔子和狐狸的呀！我們不相同……。

「喂！大辮子……我們村莊裏的人全好嗎？那個井老頭兒……還有那個會拉胡琴的老林頭……」

劉元停止了脚步，等待和汪大辮子並肩走。

「他們全好……你還想念着我們底村子嗎？」

汪大辮子雖然平常日己也曾勸說過別人：

「好漢子……總得去幹幹……儘爬在炕頭上守老婆看孩子……算什麼呢？如果我有那一天……我總得幹幹……家，家算什麼呢？」

現在劉元忽然問到了自己底村莊，並且還關心到一些不相干的人，他想：莫非幹了這行業的人也會想家嗎？

「你想家了嗎？劉元——」

當第一句他問「你還想念到我們底村子嗎？」的時候，沒有得到回答，他看他只是抽一抽鼻子；第二句他不敢那樣直白地問了，他低下着聲音。也知道這些人們底脾氣全

是煩燥的，只要一句話不相投就會發怒。他說着一面察看着劉元臉上的動靜。他比劉元要大十幾個年，可是從劉元的臉上，如今却看不出那二年前女人似的溫和，孩子似的紅潤，祇是板板地安置着一條杜似的鼻子，搭配着兩隻很大的，但是毫沒有感情的眼睛。上唇和下頦的地方已經生了很眞切的短鬍鬚，眉毛却更顯得重濁而呆板了。

「家，想得什麼家？——你的老婆和小孩全好嗎？」

「你怎麼不問問你的家呢？」

「我沒有家——」

「你媽媽想……整日哭哪……」

「少說他們……我早就不是他們的兒子了——你今年的兎子打得多少？」

「不如每年。」

「我想不再打兎子了……也不想再種那點地……」

「爲什麼呀？」

「打一輩兔子有什麼出息呢？並且這山上的野物們一天比一天少了……種地……納租納糧……種一年到頭……除去官家的還不夠一家吃的哪……我也要來跟你們來混一混。」

「怎麼？你要跟我們來混混嗎？咻……」

走在他們前頭的那個瘦而小，臉上骨角崚崚，眼光像兩隻釘似的中年男人說話了。他扭回頭來，迅速地從頭到腳把汪大辮子看了一下尖聲的說：

「你還是打兔子吧！作個安善的良民……」

「『上馬容易下馬難』㊀……懂得嗎？」

前頭第二個高個子也說話了，但是他並沒有回頭。汪大辮子從來沒有認清楚他的面貌，除開兩隻眼睛以外，幾乎整個的臉，全包圍在一條灰色絨布的圍巾裏，一樣的步槍

㊀『上馬容易下馬難，』猶言當胡子去容易想要不當就難了；滿洲胡子多騎馬。

背在他的肩上，竟是那樣地不調配！孩子們底玩具似的顯得太短小了。「早早晚晚吧……總有一天要跟着你們哥幾個混一混……比方楊三——」

爬下了一帶山樑，下面就是一個大谷。靠近南谷壁的中間，有着藍色的烟苗，從林木的尖端，安穩的騰起來了。汪大辮子知道那裏有着一個很大的石洞，這石洞的地方平常是很少有人敢來的。

「我們還要到那個洞裏去嗎？」他輕聲的問着劉元。

「是——」

「眞的，不知道有什麼事？」

「到那裏……『當家的』㈠就告訴你了。」

汪大辮子自己也覺得有些奇怪，爲什麼自己今天會變得這樣謹愼和小心呢？他沒

㈠『當家的』滿洲馬賊頭的普通稱謂。

有和誰抬過一句槓，說話的時候自己還在極力檢點着，也忘了自己的狐皮帽……。

「在這裏等一等——」領頭的瘦子先進去了。什麼時候呢，這洞口已經被石頭封疊起來，祇是靠近洞壁的一邊，留了一個類似門的小洞口。人也就是從這裏出入。時纔在山樑上看到的那烟苗，也就是從這個孔口和那旁邊更小的孔口溜走出來。洞門外一片不甚大的平地上，亂印着人們底脚踪，大半全是靰鞡的。

「這能有你在家舒服嗎？」劉元輕輕地笑着向汪大辮子說。那個大個子像個鳥似的側着頭用眼睛也叮嚀着他。

「你們不是不常在這樣地方住嗎？」

「這地方不是享福的地方嗎？」大個子插進來說，同時他從肩上也像摘玩具似的把他底步槍取下來接着說：「誰和『享福』有仇？誰都樂意到冬天自己有個溫煖的家……有知疼着熱的老婆……自己眼看着長大起來的孩子……冬天住山洞……這是人的生活……每天提拎着自己底『血腦袋』換口飯吃……」大個子把他的頭布取

下來了，他是一個完全的禿頭，使熱氣蒸騰地發散着，臉是過度的長，顏色完全棕紫，有一隻竹節鼻，印度人似的生着濃厚的眉毛和髭鬚，快佔據了半個臉，要遮沒了嘴唇和眼睛。

「進來——」那個瘦人，猿猴似的從門口探出身子來，這回他却沒有掛着槍。

「把你的圍槍交給我……當家的問你什麼話……知道的就照實說……不要怕……不許撒謊……」

劉元親切地囑咐着他，他祇有唯諾地點着頭，取下自己的狐皮帽來，抖一抖上面沾結的水珠。在他取開帽子的時候，小辮子不再在頭頂上盤曲着了：

「好傢伙！你還留着這個玩意哪！看我們——」劉元把自己底帽子掀起來，閃給汪大辮子看：「……看我們……早就幹牠去了……」

汪大辮子抽着他半片球似的鼻子笑着，當低頭推進這洞門的時候，忽然一個思想從他的腦中突露出來，像春天的苗芽似的新鮮：

——嗷！這是那裏的事！當胡子還得把一條辮子先白搭了？

七

久久呼吸在那外面自由的冷空中，久久被眩耀在外面那銀似的世界裏，如今初次一踏進這山洞，好像自己正在行路，不自覺地被沉陷進一口不知深度的森涼的古井，祇是昏然地下墜着，忘了扎掙，忘了記憶，也忘了恐怖……他被引在一隻小燈的近邊，一塊石頭上坐下。他先發見在洞底正隆架着一堆篝火，火光不安地在洞壁上滾着，有時從那洞頂和洞壁牙齒似的閃出來的石尖，在這鮮豔的紅光中，更增加了獰惡和兇殘……帶着發性的不正規燃料所騰起底烟，和着從各處發起來的鼾聲和牙穢的氣味，爭奪着從洞內向洞外，殘忍的獸羣似的，擁擠着經過那僅有的幾個孔洞傲慢而急速地爬走出去……。慢慢地他也發見在篝火近邊睡的一些屍首似的人身。最後他纔想應該注意到靠近小油燈正吸着鴉片煙的那個小老人。他瘦小得相同一個孩子，祇是已經有了很疏稀的鬍鬚。他的手邊，正隨便地放着兩隻發着暗光脫了盒子的手槍——這使汪大辮子的

身上又感到了一次陰涼，雖然他還沒有說一句話。鴉片煙燃燒 Zra……Zra…… 的聲音悠長地叫了兩聲，突然終止了，小老人猛然從臥着的姿勢，標直地坐起來，用手摸撫了一下自己底禿頭，眼睛毫不轉動地睄着汪大辮子，平常着聲音說：

「聽說你很會打兔子嗎？」

「不敢說會……對付……」

「今天打住幾隻？——雪很好啊！兔子全要出來尋食……狐狸你也打吧！」

「打狐狸得人多才行……」

「對了……人少不能打狐狸……我年青也打過狐狸……那時候作大官員的全喜歡穿狐狸身上的一點點東西，比方：僅要額門，或是僅要一條『犬子』㊀……現在的狐狸也沒有原先多了！是不是？並且還儘是『草狐』……那有眞火狐了！」

㊀「犬子」，狐腋下的兩條近乎白色的毛皮。

小老頭兒說話的聲音一句比一句尖銳和響亮，不斷的相同廟角上被風搖曳起來的小銅鈴。他的身子一刻比一刻坐得更標直。現在汪大辮子已經看清了他那滿是角背稜透露的腦袋，前額頭髮脫落得幾乎有點閃光，更是他的眼珠，完全和上下的眼瞼絕了緣，孤獨地常常是位置在全眼白的中間。看得出他久久爲了什麼而操勞，在兩條眼眉底中間，針似的懸着一條很深的紋溝，即使在他底眼眉不移動的時候，也是很顯明地存在着。

「我不是你們這村莊附近的人……」他說着又倒側下身子去開始擎起那隻小小的鴉片燈槍來，從燈旁一個不甚大的圓的牛角製的盒兒裏，用烟簽攪了一團烟膏挑出來，拖斷了那連結的絲，翻轉地在那小燈的頂梢上烤燒着：……「看見吧？我們作『馬韃子』㊀也是不容易咧！祇能白天「tan 橋」㊁夜間走路……你來吃一口罷？」

㊀ 胡子另一名。

「不啊！」

「對了，年青人不應該接近這東西……」

汪大辮子的狐皮帽端正地托在手裏，起始他一面出神地看着這個精靈似的小老人，怎樣巧妙地把那煙膏烤成了很大的泡泡，快要到從籤端上拖長得滴流下來的時候，他又把牠捲提上去，在手指和掌心揉轉着，發散着香氣！這使汪大辮子要嘔吐——而後再燒烤，再揉轉……纔把那點東西，滾成一個小塔似的形狀，端正地安置在斗門上。只要三兩吸，那小塔便在燒烤裏不見了！當吸煙的時候，那小老人婪貪得相同一尾久久被斷了水的魚。

「你和這村子裏的楊洛中認識？當然要知道了……他是村中底唯一大戶……你要向我說實話……他這人平常夠朋友嗎？」

㈢ 即睡覺的意思。

汪大辮子到現在纔明白了，他們弄了他來，原來要他拉線，綁楊洛中的票。這使他感到爲難了，該怎樣辦呢？如果在什麼遼闊的地方，他也許會冒着被打死的危險，跑開去。從打圍裏他經驗過，一隻跑得快一些的狐狸或兎子，無論在怎樣好的槍手之下，有時候也可以脫走的。但是今天他不能夠，只要他一跑到洞門，那個小老人就會用他身邊底手槍留住他的。——在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一直是兩隻尖銳的釘似的，制止住他。他感到這洞裏的空氣，有點不足用了！他說：

「這怎能叫我說呢！當家的！他是我們這村中有身份的人！」

「我別的全曉得了……劉元全知道……我只問他家現在還有幾個砲手……全叫什麼名字？大約有多少槍……你告訴我這些就夠了……還有一個楊三……你知道他嗎？他和一個寡婦……」

「楊三常常和我打過狐狸……」

「他是一個很好的槍手是不是……？」

「哪……」汪大辮子感到有點爲難，平常在人前，他總是不肯稱贊過任誰，總是說：

「那算什麼呢？比方我……」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槍手？」

「他快槍比我放的好……打兎子……他還不如我……」

汪大辮子覺得這答話對於自己很適宜，又補充了一句：

「放圍槍……這要另一功勁……」

『當家的』的眼睛看着洞頂：——從頂上常常要有水滴落下來。洞底的篝火已經不再那樣旺盛，從洞口底孔洞爬出去的的烟氛，也顯得稀薄，並且也文雅得許多。睡着的人有的摸索着爬出洞外，在洞外漸漸有了說笑的聲音。

「這裏有兩封信……托你一封帶給楊洛中；一封給楊三……這對於你沒有關係……記住……不准嘴亂說……這是一點錢……送你買一雙靰鞡穿……喏！還沒看見……你這年青底人還帶着辮子哪！Ha—ha ha……」小老頭底笑聲，震響了這整個的

山洞。

汪大辮子底臉感到從沒有過的燃燒，他沒有力量制止自己不從那老頭的手中把那兩封信和五隻銀元接過來，自己平常的智慧現在全泥似的靡爛了，他說：

「楊三，現在攤了人命——」

小老頭並沒有顯出什麼動靜，他又準備用手去取那隻小烟槍：

「人命？攤幾條？是不是爲了那個寡婦？」

「他摔死了那寡婦底老婆婆——那是一個早就該死的老妖精……」

「官家拿了他去嗎？」

「沒，還在村子裏，楊洛中的砲手看管着他……不知要怎樣辦咧？」

「把給楊三的，連那封信全給我……」

汪大辮子把兩封信一齊遞給了他，祇是那五隻銀元還留在自己的手裏，已經浸滿了汗漬。

「你見了楊三……就說我們今天夜裏去迎接他……無論怎樣……你得把這『口信』給帶到……這信你不用帶去了……你就說『海交』幫……他就知道……戴上你的帽子再出去……小心著了外面底風。」

「當家的……」汪大辮子站着準備把帽子要戴到頭上了，說了半句話，他又不說下去了，海交一面吃着烟，一面問着他：

「你還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我好不好也跟你們去混混啊？」

這小老人第二次尖聲的大笑比起第一次更要沒有拘束，他說：

「你？你不是這樣的材料……還是作你的一份安善良民吧！這裏不能要你們這樣的人……」

「我也能吃苦啊……」

「這不單單是吃苦……這比你種地要不容易得多……去吧，這不是你這樣人應

該走的道路……」

汪大辮子把小辮子盤捲好了，經心地戴好了狐皮帽，使耳扇上的毛梢更距離耳朵遠一點。使他心裏最充實的就是在自己的衣袋裏，有了意外的五隻銀元：

「那麼……謝謝當家的吧……這『口信』我一定能帶到……楊三和我很相好……」

「應該剪掉你那條小辮子了……」

在他臨出了洞門，那個小老人這樣贈送着什麼禮物似的向他說。

圍槍被安置在門外，這裏却沒了一個人，多在山呀和山頭上黑點似的在游動。

經過來時的原路，劉元自己却坐在那邊一片突出的沒有積雪，蛙似的岩石上。步槍橫擔在兩腿上，臉是面向着天西那已經推到一個山峯上，準備就要沉落下去底太陽。

「劉元，我要走了。你向家裏要帶一個信息嗎？」

「沒有什麼信息要帶——『當家的』怎樣囑咐你的？」

劉元從岩石上爬下來，一踏到那老的已經凍結成冰齒的積雪，那雪便響出碎瓷片似的聲音。「我送你到山脚下……啊！已經幾年了，我們不一同在那凌河上玩冰了……今年你常洗澡嗎？水還是那樣深淺？」

「比往年淺了一點……當家的叫我給楊三帶一個口信——」

「怎麼？不是楊洛中嗎？」劉元好像顯出一點驚愕。

「原先本來要帶兩封信……後來又不帶了。——楊三攤了人命了……你還不知道吧？」

「打死了誰？是不是爲了那個寡婦？」

「對了……」

「我們這次來……本來是要綁楊洛中的『票』，也不想給他知道……我念起一點家鄉的情誼……同『當家的』討了一個人情……先給一封信給他……如果他要懂好歹……給我們送一點崽子（子彈）來……我們也不要他多少錢，和額外的東西

……就完了……他如果還像早先那樣可惡……講不了我們就得動手……我知道你常到這附近打兎子……已經等了你三天了……你這傢伙才冒上來……」

「不下雪……我上山幹什麼？」

盤旋地沿着山道——雖然現在爲了雪封閉，他們也是摸得清的——到了山脚下，再一轉，就可以看見了整個的凌河村。

「把這點東西帶給你的孩子吧！」劉元從身上什麼地方呢，摸出了一付孩子的手鐲，遞給了他。

「你自己留着吧！」汪大辮子看着那精工刻彫在鐲子上面的每條小龍，是那樣生動啊！兩條龍的中間正鑲着一顆很小的紅球，他懂得這不是平凡人家的孩子們能夠享受的，手有點帶顫的要還給劉元，但是他並沒有爽快地就遞出來，祇是嘴裏推讓着說：還是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自己有了兒子……」接着是自己兒子的小手腕，胖胖地出現在自己的眼前了。自己爲孩子套上了，老婆在一邊異常地笑着……。

「哪！等我自己有兒子？」

劉元冷冷地笑了一聲，把脚上現在凍硬了的靰鞡在地上磕打了兩下說：「你該囘去了……好好地揣起來……我想你的孩子帶起來一定很合式……常常帶在我身邊……早晚也是落在別人手裏……如果我……也許落在那些狗們的手裏……」

汪大辮子明白劉元爲什麼把話拖斷，那個「死」字是胡子中所忌諱的。

「你應該給你家裏的人帶一個什麼信息啊？——這鐲子合式可眞是合式！我的孩子已經五歲了。」他把這鐲子和那五隻銀元分揣在藥袋裏面，省得牠們碰起聲音來。他看着劉元的頭低垂着，用脚正碾碎着地上的零片：

「好，如果……你見到我的媽媽和我第三個妹妹……你就說我告訴她們：不要惦記我……我的腦袋還很好的安在我的脖子上……要過幾天才能說，等我們離開這裏……不准說給別的家中人……」

劉元連頭也沒有再抬一抬就走了，爬上了山去。在離開了幾十步以外，纔囘頭向他

揚一揚手說

「再會了——大辮子。」

八

和着漸漸寒峭得有點近乎尖刻的晚風，聽得出，是從村莊的西端有哨吶和大鼓的聲音飄過來了。同時又像吹哨吶的人，時時有意把他們底喇叭口，一刻轉向東方，一刻轉向西方；有時仰向天，有時又俯向地……一隻狡猾的蝴蝶似的使人不能捉摸到牠。鼓聲却不同了，牠祇是：Bun……ba……ran……dan, bun ba……ron……dan 牛似的走着。

——鼓樂手們也來了？這老傢伙死得還不錯，還有送葬的喇叭。

汪大辮子起始是無意識地踏着這鼓聲，從山坡上走下來。太陽雖然已經完全沉落、藉了雪地的映襯，下山的那條蚯蚓似的小路還是分明的。身體感到快活而輕鬆，肩頭上掛着的圍槍，腰下的藥袋，全好像不存在他的身上了。就連頭上的狐皮帽也忘了和平常一樣，常走下山坡珍惜地察看察看，是否被自己的耳朵磨落了幾根毛梢？——從藥袋裏

繼續響着的那銀元和銀元相碰軋的聲音，却像鉛似的澆鑄在他的記憶上，他一刻不能忘懷牠；也不能夠一刻拔離牠……並且那小聲音在他聽來還好像時時在擴大着，要代替了那鼓樂聲，又像那小東西們在和他交談着了。

——劉元這孩子眞是變得不像個孩子了！還有『當家』的那個老猴兒精，他笑我的辮子……我說要入夥……他還不要……其實我怎能幹這個呢？我有老婆有孩……自己的田地……出的糧食也夠一家吃用……不過人得聰明……見到什麼人就得說什麼樣的話……宋七月這小子……從什麼時候惦記上我的老婆呢？他是白費心……我的老婆不能喜歡他……吶！女人的心也說不定哪！「人不保心，木不保寸」……那就得看機會了……宋七月也是個沒有辮子的人，和楊三一樣……一樣的人就有一樣的心！

他的一隻手，正隔着藥袋的布層，交換地搯摸着每隻銀元。他好像一個瞎子似的像是要從這相同的五隻銀元裏，硬要尋出牠們不相同的特徵來，以便記憶。銀元是那樣可

愛的圓，他摸出一個來，在手掌上顛轉了兩下，察看着那上面的花紋，和那個很生疎的人頭像。他曉得那人頭像就是當今的大總統……吃得是那樣底胖！接着，他把那小手鐲也取出一隻來，比較着銀的成色！

——還是鐲子的成色好啦！這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帶的，怎能有壞的呢？銀元就靠不住了……這是國家造的呀……造錢的官……至少得摻上一點銅。……

汪大辮子懂得『皇上』和『國家』的不同纔是近一年的事。一次他到城市裏去賣兎子皮，睡在小客棧裏，有人講說過：「大清國的皇上是韃子……現在管理國家的大總統……不是韃子了……」

無論皇上，還是大總統，這對於大辮子全沒有對一隻兎子感到親切。他沒有想作過皇上也沒想當過大總統，他知道作官的是另一種人，種地和打圍的又是另一種人。

——要皇上有什麼用呢？要大總統又有什麼用呢？咱眞不知道……莊稼人有地種……山上有圍打就完了……好容易打一隻狐狸……收一點糧……還要養活皇上，養

活大總統……連作官人家的狗也得我們養活着……還要他們來殺頭……世間的事眞是怪的呢。……

「爲什麼你的大辮子還留着啊?」

「這是皇上留下的規矩呀!」

「現在換了大總統了。」

「換了大總統……」

汪大辮子喜歡自己的聰明就相同孔雀喜歡自己的尾毛，人一提到他的辮子他總是含糊下去，或是這樣說：

「你們懂得什麼呀?」

他知道萬一大總統再變了皇上，現在如果把辮子剪掉，那時皇上一怒，也許把沒辮子的人全殺掉。

今天想不到當家的那老猴兒精，竟笑得他底臉發了燃!

——剪辮子的人太多了啊！也許大總統不會變皇上了？商量商量老婆……若不，我也剪掉吧！也許這是個剪辮子的年代？

哨吶底聲音變得更淒清了。他從山坡上已經爬到了河灘，遙遠地看到了自己房子上面還有暗藍色的炊煙在打着盤旋。他知道老婆和孩子們正在盼望着他，等待吃新鮮的兔兒肉。

他的心從來沒有今天這樣不安過，在臨去的時候，他被宋七月和楊三煩擾着，而回來又添了那個老猴兒精似的『當家』的和劉元……

——他們今夜要來接楊三……那麼楊三……也和劉元兒一樣了……正月裏扮秧歌……少了一條小白蛇。……

他想到了正月裏的秧歌，也想到了打狐狸：

——除開楊三……再那能搭到這樣好伙計呢？宋七月……那傢伙槍雖然打的不錯……照楊三可差多了……也不如楊三夠朋友。……

到家的時候，天已經完全昏黑，老婆正在整理着晚飯：孩子們張着希望的嘴，等待着爹爹：

「爹——」大的孩子從他的一隻手看到另一隻手，兩隻手全是空着的；小的孩子還不會說話。

「爹——兔子呢？」孩子圍着汪大辮子的身子轉了一周，仍復回到他的面前仰起頭來說：「爹——兔子呢？」

「沒有兔子——飯好了嗎？」他解脫着身上的圍槍和藥袋，好像沒有心腸和孩子們來周旋，問着老婆。

「沒有打回一隻兔子來……還要吃飯嗎？怎麼對得起孩子們！……」

和往常他打不回來什麼一樣，老婆開始了絮叨，小嘴唇非薄的小刀似的動着了，笑着的臉也陰沉了：

「這樣好的雪，爲什麼空着手回來呢？莫非說你在山上睡過去了嗎？」

大孩子被媽媽打了一巴掌，躲在炕角啞着聲音去啼哭；小的孩子摟在媽媽的懷裏。在往常，孩子們被打了，總是他來結局或者允許給他們打兔子；或者背着老婆，從小販宋七月那裏買一個制錢兩隻角的大花生，領在人不見的地方，剝落了皮，看着孩子吃淨了，再領回來。老婆還常常也到宋七月那裏去問詢：「大辮子又給孩子買什麼啦？」

「你們底大辮子是鐵鑄的公鷄……從來不肯到我這裏來落一根毛………你眞……嚶嚶……」

「孩子們怎能慣了他們吃零食呢？」

「吃幾個制錢的花生算什麼？你總是尖嘴啄木鳥似的察看着……這得虧你的親生自養……」他憨憨地笑着說。

今天他却例外的沒有這樣作，祇是一碗一碗的把飯向嘴裏送，嚼動的時候，使兩面或一面的腮幫肉突起着很大的包，一動一動地像一個正在吹着哨吶的人。——哨吶的聲音現在又起來了。

「爲什麼你連屁也不放一個，祇顧吃？」

「吃完了再說——」他抬起眼睛來看一看老婆那尖出來的，比平常更顯得通紅的小嘴唇，又投向飯碗裏去。特別今天看到嘴唇上那個黑痣，好像一個什麼最使他憎惡的小動物，爬伏在那裏，他要弄碎了牠。

焦紅的煤油燈底火焰，像一隻過於尖銳的毛筆似的，從梢端上透起着一縷很苗細，但是却很濃黑的煙，無疲倦地向頂棚上渲染着。雖然有時也打幾個斷顫……那燈祇是一隻裝過洋藥用的短頸的玻璃瓶。

大孩子哭得疲乏了，已經就攤睡在那裏。當媽媽放下睡着的小孩子而後，一面剝脫大孩子的衣服一面還嗄着聲音在詛咒：

「小該死的們……你們全累死了我……閻王老爲什麼沒有眼……不把你們全叫去……全叫去……」

她像一隻小母鷄似的，在這炕上最溫煖的地方安置好了自己的兩個好像纏孿生

的鷄雛，

「你今天又到宋七月家裏去過？」

「怎的？」

「不怎的……就問你去過沒有？」

「去過了……」

女人自己吃着丈夫殘賸下來的飯和菜，她生得那樣漂亮，而吃起飯來却不漂亮了，吃得那樣地多。

「此後……你不准再到那裏去……」

「爲什麽呀？」女人很重的放下了手裏的筷子：「……爲什麽？」

「不爲什麽……宋七月那小子不是好東西……他儘說你……說你和他很不錯……」汪大辮子，玩弄着自己的辮梢，又相同一隻要決鬥的公牛，把自己的大頭額故意地送在老婆的眼前，狡猾地拖下着嘴脚，眼睛翻上地瞻着她的臉底動靜。「他敢說我？」

她底那平常就不寬的小臉幅，現在冷冰下來更顯得狹窄了。

「好，明天我非問問這兔崽子……我扯碎他的嘴——」帶着很大的動靜她收拾着傢具。汪大辮子轉過自己的臉去，向着牆壁說：

「拉蛋倒吧！問又能怎的？」他一面賞鑑着自己的腦袋被印在牆上的燈影，研究着：——是割去了那條辮子順眼些呢？還是不割去了好？——思想是一隻不停止的輪盤，軋轉上來又軋轉下去。……

「不，不非問個『水落石頭出』不可……還是你造的鬼話，還是怎樣……如果若是你扯謊……你預備着你的嘴巴就是了……」老婆走進走出……把傢具收拾到屋外。汪大辮子忽然自己跳起來，響亮的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又打了一下自己的腦袋：

「我這渾蛋……我這渾蛋……」

他一面罵着自己，一面把藥袋解開來，掏出了所有的銀元和那兩隻小銀鐲：

「你看……你說我沒打到一隻兔子……這不比一百個兔子還值錢嗎？儘顧想宋

七月這王八……忘了說給你——把孩子弄起來帶上試一試……試一試……明天帶他們到外祖母家去……就說這是我給孩子們特意打造的……」

女人爲了這意外的沒有端緒的奇蹟，她有點眩惑了。她抓起這所有的東西，安置在手掌上，送到燈邊；大辮子也隨在燈邊，他期望着老婆從此以後會不再瞧不起自己了，爲了這意外的獲得自己作丈夫的權威也許就建立起來了。故意地連串地咳嗽了兩聲，挺一挺胸，把唾沫遠遠地吐向了牆角：

「怎樣啊？鐲子的成色不差吧？就單看那彫工……龍像眞的似的……那銀元上面大頭大腦的那個像就是當今的大總統……王八的……他的頭比我的還小咧……」

「你在山上遇見的什麼『柳子？』」女人很簡截地放下了手裏的東西，兩隻手分撐在腰上，靜靜地瞧着丈夫說。

「什麼『柳子？』『桃子？』……」

「你這東西從什麼地方來的？」

「自己撿的呀……」

「撿的？——痛快說……他們給你這些東西作什麼？是不是要你給『拉線』……要綁誰家的票？」

「不是……他們叫我給楊三帶個信……劉元那孩子也在那裏咧……鐲子是他給我們孩子的……」

汪大辮子帶着失敗的但是忠實的說過了一切。這次他感覺到自己又失敗了，他和老婆的聰明競走起來，他祇是一隻蹩脚的龜，老婆却是一隻靈敏的兔子：

——兔子是沒耐性的東西啊！

他雖然讚嘆着老婆的聰明，同時他又蔑視着兔子沒有耐性和單薄。

——男人總是屋子的樑……蓋房子少掉一根椽子算什麼呢？沒有樑就不成了……可是也不能少得太多了呀……太多了房子也蓋不成功。……

最終他又結論了自己的主張：

——椽子總是搭在棟底身上，而棟呢也是搭在樑底身上……女人欺負點男人這是應該的……男人是樑……不要太小氣了。……

他看着老婆祇是察看着那鐲子上面的花紋，還常常吐一點口水企圖擦淨留在那花紋縫際間的泥汚。

「這眞是劉元給我們底孩子的？」

「那當然不是給你的……」

她的頭始終是低垂着，從側面看起來，這使汪大辮子更感到他沒有理由來反對她底美麗！

「他長得很高了吧？我作媳婦到你們家裏來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孩子……他在喜車前面敲着鑼……一個很好看的孩子……是不是？」

她說着揚起頭來看一看屋棚頂——從棚頂上垂掛着的塵土絲，正在起着微微的游蕩——看一看睡在炕端臉色紅得要溶解了的孩子們，接着說：「人眞是快的呀！我們

底崽全是這樣大了……劉元竟能當『馬韃子』了！」

「這孩子……已經生了小鬍子……看樣子比我全顯得老——我的帽子哪？」

汪大辮子在各處轉旋着，尋找自己的帽子。小辮已經盤在了頭頂。

「作什麼去？」

「到村西楊家去——」帽子從孩子的身邊被他尋到。

「你送信給楊三？」

「若不……為什麼拿人家五元錢……人家的錢是提着血腦袋換來的呀……」

「楊三不是被楊洛中的砲手看守起來了嗎？」

「那也得想個方法呀……不然他們兩下鬧誤會了……要躭誤事……」

「朱三麻子很可惡……」

「不要緊……你把這些東西好好收拾起……」

戴好了狐皮帽，從牆上又把一隻大茄子似的『腰別子』●掛在身上，準備走了。

「楊三……人倒是一個好人……就是性子不好……」

從村西飄過來的哨吶聲忽然停斷下去，接着是一片槍聲，接着是顛狂了似的羣狗的吠叫聲。……汪大辮子將要邁出的脚，又收了囘來命令着老婆：

「娘娘！吹滅了燈呀！」

㊀「腰別子」卽早先放火藥的手槍。

九

——爲什麼這樣性子急，這早就動起手來？……

他小心地把那個獨扇的快要解了體的院門掩了又掩，自己叮嚀着自己；也好像在抱怨着自己：

——什麼事總是這樣……人家動起手來自己纔去………這叫作『雨後送傘』……聰明人總應該這樣作……恐怕世界上所有的人……關心別人的事，總沒有關心自己的親切……只有傻子纔不顧到自己。……

汪大辮子的小房子正位置在這全村最後面的山坡上，像一隻被村莊遺落下的鳥蛋似的，孤獨地存在着。在日間就是坐在屋內的炕上看，那南面連綿不斷鎖帶似的山嶺，開闊的河灘；兩扇伸展的翅膀似的凌河村……全好像爲了這個小宅院而存在，牠控制着這周圍的景物和天空。

本來他要走下去了，走了幾步他又折囘來，搖一搖那時纔關好的院門，向屋內啞聲的叮嚀着：

「你不能睡呀！聽見吧？村東也有槍響了……你不能睡呀……把那東西……懂了嗎？把那東西好好藏一個地方……等我囘來你再睡……」

「你還沒有滾去嗎？你這個沒有快慢的牛……」

他聽見老婆的駡聲感到安慰了一點：

——不錯，她還沒有睡咧！——反正……他們已經動了手……我去也沒什麼用處了……萬一……槍子是沒有眼睛的……

走起路來，他的脚好像沒有平常那樣準確。雖然這是夜間，但這條路是他所熟悉的。他幾乎記清了那路邊每塊石頭的顏色和稜角；在每個路轉彎的地方，每年增添或是老死幾墩馬蘭花。……這條路也就是他底祖父，父親和他——他是從赤着身子，將一會跑路的時候，就在這條路上爬上爬下——所造成。現在他的兒子又開始在這條路上爬着

了。

——等我發了財……這條路一定教牠開成一丈寬……房子教牠像一座城。……

『財』該怎樣發呢？這就是大辮子所爲難的了：打兎子嗎？除非一隻兎子，像神話似的能變成一隻金的；種地嗎？除非那地所生長的糧實也變成金的。……有的時候他也把希望放在兒子們的頭上，不過他也知道，他的兒子即使比老子再高明些，一槍能打住兩隻兎子……這也不會發財。……比方像楊洛中那樣的家財，即使把世界上所有的兎子全打盡，在他覺得也是不能相比的。

——還是去當胡子吧；今天夜裏就隨着他們去……我若是跟他們……他們也不好意思就甩下我……

從腰帶間把『腰別子』提出來，覺得自己這個傢伙當胡子是要不得了。

——這傢伙那成？廢物！

劉元在日間託他捎給他家中的言語，忽然橫攔在他的記憶中：「……如果……你

路是愈來愈顯得眞切和蒼白!

「林老叔……等一等我……」

林青聽淸了這帶點沙啞的聲音是汪大辮子。他停止住。

「你也要去火場嗎?」

「我要同你一塊走走……楊三怎麼樣了?」

「楊三?……跟他們去了——」

「開槍了嗎?——是的,開槍了……我在家就聽見了槍聲……傷人沒有?」

「朱三麻子被他們打死了……因爲他先開槍……」

「看見劉元了吧?……」汪大辮子覺得自己這話說得不對了,很快的他又接續下去:

「我想劉元也許在這一夥裏?不嗎?你沒看見?」

「也許是在這裏面?我祇是抱着那孩子……我怕流彈傷了他……小生命纔到這世上……怎好就完結了呢?——他們是在窗外開起火來的。」

汪大辮子安心了，他測知林青並沒有注意到自己把話說錯了。——第二句話是爲了彌滅第一句話底錯誤而說的。他可以顯得和這件事毫沒有關聯。他又在慶幸着自己是聰明；當他一想他沒有把消息給帶到，白白拿了人家的五元錢……如果一天再遇到這羣人，那個老猿猴也許會給他一槍：

——五元錢在他們算得什麼呢？他們是不在乎錢的……祇是他們會說我是個騙子……也許不要緊的……他們也許會體諒我……我是一個有老婆有孩子的人……還有楊三和劉元他們……大家全是怪不錯的……怎好意思呢？……此後少去打兔子去就是了。……

他底思想變成一條繩，自己重重疊疊結起來，又解開，解開又不妥，又結起來。……

——還有……明天我見到劉元底媽媽該怎麼說呢？我能說見到他們嗎？那會擔嫌疑的呀！

那兩只小手鐲變成幾多只看不見的鐐銬了，他很後悔爲什麼自己要把這鐐銬甘

心地鐐銬起自己呢？他又想到：如果劉元一旦落了網，官軍向他索要賊物，非刑拷打的時候，也許把自己招供出來，爲了這付小手鐲，自己也許同劉元一樣去被砍頭。——他又想起朱三麻子曾說過：現在殺人不同有皇上時代用刀砍；用槍斃。槍斃也許比刀砍要好一點，還能落個完全的屍首，不過他覺得那也不很妙……腦袋弄個大窟窿，據說有時候天靈蓋也許給搉碎了，飛了。……在他手下曾經死過的千百個兎子，他看見那些小東西們千百種死的樣子。……他也見過村中一個曾經同胡子一樣地被綁上過殺場的人：胡子們被一個一個地把腦袋滾落在地上了，而他却彼放了回來。從那個時候起，他底臉就一直蒼白到現在。行路的脚總是那樣沉重而又顯着軟顫地，離不開地面，時時有被一塊很小的石子或是一點點突起的小土丘拌倒的危險；眼睛總是不轉動沒有光澤地盯視着遠方。……

——管他吧……反正我不能把那銀元塞到冰窟裏面去，更是那小手鐲……我怎能呢？……

孩子的小手腕一出現在他的眼前，他會把什麼全遺忘了：無論是村中那個蒼白的曾經陪過綁的人，還是那個老猴兒精似的『當家的』海交，連自己這是去作什麼，爲什麼要和旁邊這個人並排地走着……全有點茫然了！他幾乎對於老林青的存在，全起了懷疑：

——走在我旁邊的是他麼？這　老樂天鬼？

汪大辮子知道林青也有過兒子，彼一年從這村莊經過的軍隊給拐帶走了。走了以後他給他的老子來過一封信說他要去當兵了，等當了大官，騎着大馬纔能回家，像村中別的當了官的人回家一樣，要有槍背在肩頭上。……幾多年月過去了，兒子沒了音信，也沒回來過一次。全村中忘了他的兒子，似乎林青自己也忘了，有時候人們提到他的女兒四姑娘偶然及到兒子：

「你的兒子還是沒有信？」

「也許將來會有信的……」

說過這樣話不久，他總要藉着一個緣故，或是趁着別人正笑叫得什麼也不存在的時候，悄悄地溜開這人羣。在行不到幾丈遠的地方，會發現他平常快樂的昂揚着的小頭顱，會輕緩地勾垂下去，脚步也游游離離，無論誰也是不能再把他叫轉囘來。——現在汪大辮子發現林青走路的姿勢正和這相同，他更湊近一點捱到了林青的身邊，這樣好像每人全感到了一點煖和：

「老叔……你想着什麼呀？」

「想什麼？老年人所想的……也許常常不和你們一樣——今天早晨眞很冷！這早你掖上了槍，要到山上打兎子嗎？不對，這不是打兎子的槍！你也要到火場去？」

「對了——」

「這囘燒得一定很苦！還好，這是他們，要是窮人家……就完了！」

「窮人家能有這樣多，這樣大的柴垛嗎？那就萬不會燒得這樣兒！」

天色已經完全透明。太陽森涼地顯得過度畏縮從山東開始升起着。人家的屋檐上，

牆頭上像散佈了一層精鹽似的漫蓋着的霜；每條樹枝上也好像昨夜誰給黏結好了白色的絨毛。汪大辮子發見林青的鬍子也結滿了雪霜和冰條：

「你的鬍子結了冰了！」

「只要天冷一點……牠總是先結冰的，每年是這樣——噢！你的狐皮帽也結了霜了！可見這也不是眞正火狐皮。」

「這是人嘴上呼出來的氣……這不能和雪比……」

爲的要消滅這霜雪的痕跡，他顧不得這早晨刀似的寒涼，從頭上毫無吝惜地把帽子取下來，用手指在那結着霜雪的毛梢上搔扒着。如果那霜雪黏結得過於堅實，幾至把那毛梢連成一片，他便捧到嘴前用哈氣來溶解牠……一直到完全沒了一點霜雪，他纔安心地戴在頭上，這回簡直使那耳扇和耳朵絕了緣，一直聳向上面。可是這過不到一刻的工夫，那曾經被哈氣所溫暖過的毛梢，又開始結掛着新的霜雪了！但這回大辮子卻完全信任地不再去管牠。

林青同他一面走着，一面觀察着大辮子這些奇妙的動作，他帶着點酸味的笑了！同時把自己帽子底耳扇却更努力使毛梢貼到耳朵，直到不能夠再貼時爲止，還在這樣爲自己下着解釋：

——大辮子儉省他的帽子是爲了他的兒孫：我爲了誰呢？女兒嗎？女兒是用不到這個的。……

十一

火場上，那時候還在雜亂地走轉着人羣；還在有人用水澆潑着。澆水人底棉衣上，全部浸濕，有的在積水多的部分，明亮地，仍然閃着甲冑似的明冰！每一桶水到了那龐大的灰堆上面，除開輕微地，激起一些和着灰屑騰飛的煙旋以外，那灰堆完全是傲慢，該燃燒的地方，還是自由自在地在燃燒……。

楊洛中也出現了，他是出現在他底一些橫着槍的砲手們底圍繞中。他在指劃和講說着什麼呢？還不能聽清，在林青的眼中看來，楊洛中的下巴較比平常似乎更增長了；他的身材是出衆地昂高，再加上頭上盔形的貉皮大帽，這使他成了人羣中的塔。不過這塔的背脊，卻明顯地有了彎曲。

「他還在那裏講啦！他們沒能架走了他？」

汪大辮子為什麼會這樣拘束起來了呢，他緊緊靠近着林青，同時還好像企圖把自

己的身子再減短一點，使自己的肩頭和這小老人的肩頭拉齊，不，簡直還最好再低下去一點，像一個鄉村的孩子，初次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寸步不離地跟定他底引路者。雖然這地方並不是大辮子第一次來，但這遼闊的大柴欄——對面的圍牆，遼遠得相同一條墨色的線——立刻要使自己感到的一種不可把握的虛懸，充實不起來，他祇有用這小老人來支持着。如果這小老人離開，他會如一個初學航海者，舵柄不知道該怎樣扭轉和向那一面了。林青看起來却似完全泰然，他好像一個吃了晚飯踱步在自己的庭院裏的主人。他並不奔向正澆有水或是楊洛中所在堆集着人的地方，却先到火焰正燒得好的地方，把自己的鬍鬚上底冰霜融解着：

「吶！這倒變成你烤鬍子的地方了！——燒得好苦咧！」

第一次汪大辮子發出喟嘆！他用自己的眼睛試驗着把這柴欄的四周總檢閱了一次，如果這些柴垛存在着的時候，他永也不容易從這面的圍牆毫無阻礙地看到對面的圍牆：

——這還是座城啊！

每個大灰堆相同埃及的『金字塔』似的在廣大的沙原上規整地排列着，祇是這些塔尖却不停地噴絞着灰燼和煙火……這應該是還沒有完全熄滅的火山口。

「走，我們到那面去看看，聽聽這位東家爺在吩咐什麼？——這用不到你犯愁吧？不忙，這些垜不久就會再堆起來的，也許還能再多再大些；也許……喂！嗅到了吧？一些毛腥味！」

汪大辮子疑心着自己的狐皮帽也許被蹦上了火星，他急速的取下來，焦灼地察看着。狐皮帽是完好的，毛梢上面凝結的霜雪已經完全脫落。

「好險！我以為是我的帽子着了火哪！」

「嗽！看這裏——」

那是一些燒焦了的山藥似的死鼠似的東西。

「這是些耗子嗎？」大辮子用脚尖撥弄着，同時用手捏緊了自己的鼻頭：「好難受

的氣味呀！」

「這一定是些黃鼠狼，耗子怎能有這樣大！保不準狐狸也許要燒死幾十條……年代一久遠了，什麼全要在這個地方弄一個安全的家！」

「黃鼠狼的皮也比兔兒皮值錢多了！如果再有狐狸……那眞是……」插在腰間的『腰別子』被他遺忘了，提起了狐狸，他纔想起了牠。用手重新向腰帶上掖了掖，緊着點不好意思似的笑着說：

「早知道這裏的狐狸全燒死，先讓我進來打凈了該多麼好！現在全白搭了；不怪說他們有錢的人不懂交情……」

他又不說下去了，他想起來這『不懂交情』的話是海交說過的。在他說起來是不方便的。可是他察看出林青對於他這句話，也相同自己平常說的話樣，對於這小老人並不曾激起一點什麼不同的波瀾

「你想得眞是妙啊！大辮子，無怪人全說你比一頭懂得什麼時候下雨的龜全聰

明！」

「林老叔……你不應該和我玩笑呀！你是長輩！」

「這是別人說你的呀！龜又有什麼不如人的地方呢？牠一樣也是天生的種子……你覺得你是用兩隻脚走路，不用四隻脚爬嗎？你覺得你和別人也不同……是不是？全是一樣的……全是一樣的……連一隻兎子也是和你相同的……他一樣有活着的權利……只是在自己的羣裏總想要表示自己聰明和高貴的東西們……他應該死去……像這隻被燒死的黃鼠狼似的死了吧……」

林青的說起話來的聲音，正相同他拉起的胡琴，沒有人能夠想截斷或是阻礙牠。要一直任着牠自己底流走，到牠自己不樂意流下去為止。從他的話裏，人常常要挑選出自己所不明白的語句，事後來考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呀？你又不是一個巫婆……說起話來總是不合於我們這樣人……我們是莊稼人，無論什麼話應該一說就懂！

「當然嘍！比方我說『吃飯，』『睡覺』……不用我說你就懂啦！單單懂得這個算

什麼呢？一隻猪……牠們也懂得這些……我總覺得人兒應該懂得點別的……作點別的……不過我不知道應該懂得什麼作點什麼……怎樣懂；還是怎樣作……？」

在他皺起自己的小額頭，鼻子尖着，眼睛帶着苦味地祈求似的看着每個人，或是遠方的天空和山嶺爲人們解釋着的時候，人們又要用詼諧的言語把這情境混淆開：

「你懂得很多了呀！拉胡琴……吃酒……把女兒給了那樣的人家……」

一到這樣的時候，林青總是用沉默或是胡琴回答嘲弄着他的人。

大辮子的聰明在林青的面前照例是沒有用的，他巧妙地滑過去，他沒有敬意地扯一扯林青的袖子說：

「留着你的話到家裏去說吧」——我們過去。」

當他們插進了這羣人底牆壁，楊洛中的聲音帶着沙味地正在震響着：

「……鄰居們……應該多謝呀！我們家攤了事……你們全來了……我是有眼睛有心的人……今年我的地租減一成收……這些『馬韃子』們……我必要有辦法

的……他們燒了我這點柴垛算什麼呢？只要明年……牠們還會照樣地堆起來……他們打死了我的砲手這是活鮮鮮的人命啦！」

他抖抖身上寬大的狐皮袍，又使那長的袖頭甩擺了一下，而後提起來，使兩個袖口對好。兩隻手在這對好的袖口裏面對摒起來，這樣兩條臂膊便形成一個環，很自然的垂下着。像一隻梟鳥似的拱起了肩背，緩緩的開合着那眼瞼過於沉重，眼尾過於拖長山猪似的眼睛。在他的每一開合總是向圍繞着他的人羣，像是不專心和不經意的樣子，注視一下每個人的臉。在人們一和這陰森的帶着藥味似眼光一相觸，人們會預感到一隻不祥的鳥兒，也許會在什麼時候到自己的頭上來築牠的窠巢！

——他不會疑心到我，會和這件事有什麼勾結吧？可是我是認識楊三的呀！我爲什麼要認識這個痞子呢？不，這凌河村的人應該全認識他……。

「……我說過的呀……楊三决不是個善良的人，如果他不是我的族中……我早會處置了他……」

膽量小一些的人，開始從人環的前面退向了後面，到了後面在人不注意到自己的時候，便溜回了自己的家，只要一到在自己的家裏，便像什麼全安全了。

——還是蹲在自己家裏的炕上吧！常常喜歡飛出巢的鳥走出洞的熊……總是不祥的。

「喂，向他們說一聲……沒有燒盡的……就任性教牠們燒吧！不用澆水了……但願這天沒有風……」

楊洛中指揮他一個砲手命令着。同時他似是忍痛地看着那正在燃燒的灰堆接了說：「但願沒有風……」

爲了人們一個接着一個地全回了自己的家，站在最後面的低矮的林青和汪大辮子便彼顯露出來了。他們很想知道楊洛中怎樣對付楊三這一夥人，他們貪戀地留在這裏；更是汪大辮子。

「他也許去請調官兵吧？我看，他一定要請調官兵！」汪大辮子起始表示着自己的

見解向林青徵求着意見，他又怕自己的意見完全正確了，而讓別人參加進來聽明，接着他又肯定了一句：

「我想，一定要請調官兵的，不嗎？你說不嗎？」

林青祇是微笑着輕輕地點着他的小頭顱，並不說什麼，這使大辮子又感到虛懸了：

「你爲什麼啞了呀？時纔你還是像一隻百靈鳥似的叫着的……。」

「這爲什麼要浪費這些話呢？這是一定的，官兵是比他們的狗還容易使喚的……不過……」

「他們也要像一隻狗似的嗅着每個人嗎？檢着有一點氣味的人就拖了去？比方我們全是和楊三認識的……」

「在前清……有的犯了罪要禍滅九族……連鄰居也要在內……那是說有皇上的時候，如果犯了逆天的罪……就是說要造反……現在改了民國了，也許不再滅九族了……不過我想……只要想造反……無論有皇上還是沒有皇上的國家……總要把

這造反的人好歹弄死吧？這是我想……。楊三他們這算什麼呢？打死的人……也是應該死的時候了……在前清楊三也許被剮了……現在至多是槍斃！燒了一個人家的柴垜；打死一個砲手……至多是一個強盜罪……這算什麼？這又不是造反……」

林青的議論和他的胡琴一樣，總是被人們歡喜的接待着。他這雖然是在向汪大辮子一個人解釋，別人却遭了吸引，同時誰就不再去聽取楊洛中那沙嗓音的，每次全使人感到寒慄的聲音。

「喊！林青你又在講着公道是不是？」

突然地楊洛中搖擺着他的大皮袍，像一攤黑色的雲似的移向了林青的身邊。

「公道，是什麼時候全應該講的。」

林青和這個巨人對比起來，是顯得更小得不成形了，但他却像一枚發着光的釘似的立在那裏，微笑着，並不看一看移近他的人，還是繼續着他和別人的說話。這使汪大辮子有點迷茫了。他想：

——這小老頭是怎樣了啊?爲什麼今天他會這樣蒺藜似的突出了這樣多的尖刺啊?他要怎樣呢?他平常並不這樣看啊,楊洛中向他笑了,這決不是善良的笑!看那臃腫的滿是蜂窩孔的肉鼻子,拉長的下巴……全由黑而變紫了……他們也許會怎樣呢?會爭吵起來、

他把自己的狐皮帽更緊一點地向頭上按了按,輕輕地向後面移動着脚步,使自己的身子完全和這人羣脫離開,使自己無論什麼時候要溜走,就可以溜走,不至爲什麼所障害了、

「公道,是什麼時候全應該講的!」

聽憑楊洛中怎樣變換着說着楊三,老林青却祇管笑着,咬緊着這一句話。

在人們噴笑的聲中,井泉龍的白鬍子從門口被人們發現了。他一面還是拿不穩自己的脚步,一面却和着朝味大笑着,手不停的在指指點點,錯亂地向天空劃着弧形……。

「喂!去攔住他,這個老妖魔——」楊洛中命令着他的砲手。一個砲手斜出了羣,奔

向井泉龍去的方向。明顯地在走起路來看，那個砲手並不比井泉龍顯得怎樣年青，他是那樣吃力的在追趕。林青猜得出井泉龍是吃醉了，他和楊五爺看守着春二奶奶的屍身，他整是給他們預備了二斤高粱酒。

「這老傢伙跑到這裏來作什麼？你看，他不肯聽那砲手的話，他要搶砲手的槍咧……」

林青低聲的向汪大辮子說着，一面也還不放鬆地看着井泉龍和那個砲手在扭擺。井泉龍的白鬍子，像馬的鬃毛似的，一刻被風飄到這個肩頭，一刻飄到那個肩頭……。停止在這裏的楊洛中似感到侮辱了，他罵着砲手：

「你們這些人全有什麼用呢？連一個那樣老的傢伙全制伏不了？」

砲手中有的漲紅了臉，不等待主人的吩咐，就飛奔過去。

井泉龍捲一捲自己的鬍子說：

「小夥子們……你們應該再來兩個呀！看一看你們老英雄的本領……。」

新加入的砲手並不言語祇是擒住了井泉龍一條臂膊便拖，另一個砲手便拖着那一條。

林青來了，正站在井泉龍的前邊，他向兩個砲手說：

「你們應該放開他，他大約是酒吃得過多了……。」

「我們不管……東家要我們來拖他，……我們就來拖他……不怕東家教我們用槍就地打死……我們也就這樣辦……『吃誰飯服誰管』……反正攤了人命也有東家擔……」

「那麼你們先等一等拖……我到你們東家那裏去說……如果不准……那時再說……」

這時井泉龍的酒也有點發作了，他聲音不清晰的喚着林老頭的名字；也在罵着楊洛中和他的爸爸。

汪大辮子不敢推近來，祇是在林青的身後，保持着相當的距離在跟隨。時時還把眼

睛溜探着楊洛中的眼，他對他是不是有了猜疑？一次楊洛中的眼睛，忽然在他的臉上停留下來，這使他的心臟感到一種寒冷，他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動作了，自己的眼睛應該看着天，還是應該看着地？把一隻手移到腰裏的『腰別子』底柄手上，又拿下來……覺得這也是不妥！最終還是楊洛中自己把眼睛離開，他纔算得到點安甯。現在他要和林青躲離開點，也許他和林青挨得過近，楊洛中也許又要疑心上他，而自己又不甘心離開這裏。他看着井泉龍那樣和砲手們扭擺，一刻眞的楊洛中怒起來，也許會把所有的砲手全派出來，那是可以隨便把那老頭子抬到什麼地方去。

「喊！你不能教你的砲手像個強盜似的，拖拽那個老頭子呀！」

「他是要跳向火堆裏的啦！」

「那麼，把你的砲手叫開來，我會叫他不向火堆裏跑——」

「那麼，就看你的——喊！你們放下他，回來……」楊洛中命令着砲手們。

「起來……回家去吧，到這裏看什麼？除開灰……」

「你可說得好……怎能不看看呢？這燒的全是我們一綑一綑送來的……不是他們自己種的……我比他——他指着楊洛中站着的方向——要心疼啊！」

他要到楊洛中近邊去，要林青扶起他：

「來，老兄弟，扶一扶我。」

「你去作什麼？還是我們一同囘家吧。」

「不，我要問問他，爲什麼用砲手像拖瘋狗似的拖拉我？一個不足還用兩個……」

「他們怕你跑進了火堆。」

「我爲什麼要向火堆裏跑呢？我並沒有活夠……我怎能教火堆半路上埋了我……我還要留着我的眼睛看哪！啊！如今也被我看到了……這是楊半城的族中，他的家……也出了這樣的事情……只要你多活幾年……很快的就看到了……。」

在井泉龍說話的時候，舌頭全是那樣不靈活，但是他並沒有忘了要到楊洛中站着地方去。看得出楊洛中的樣子似要囘到自己的宅院內去了，他聽見了井泉龍的吆喝，又

停止下。

「你的砲手是防備強盜的，你怎麼用他們拉扯你的老鄰居！我自己走來了，你有什麼話好說吧？」

「我派砲手拉你，那是怕你亂竄到火堆裏去……」

「你不能這樣說……我不比你年齡小……看看我們的鬍子……」

井泉龍撈着自己的鬍子，更走近了楊洛中，可是砲手們却攔開了他：

「去，你這老傢伙今天是發了瘋嗎？」

「我沒有瘋……祇有你們東家纔發了瘋……他把他族中的人逼着去當『馬韃子，』準備將來砍腦袋，好報你的私仇……」

「他燒了我的這些柴垛，也是我逼他的嗎？你一定是和楊三有牽聯……」楊洛中加緊地抖甩着他的長袖子，增加着他說話的語勢。

太陽升起來，在這火場上幾乎顯不到牠的光和勢：較遠的柴垛還是沒有停止地在

燃燒，楊洛中已經禁止了人不必向上面再潑水，他知道那是沒有用的，並且就近的幾口井裏面的水，已經乾涸。

村中的人們越來越多了。也夾雜着女人們和孩子。他們平常是不容易到這地方來的。

「你逼着活人去當強盜……還說別人和他有牽連嗎？你去到衙門請兵吧……就說楊三他們燒了你的柴垛是我拉的線……人活到我這樣的歲數鬍子有這樣長……這樣白，還怕什麼呢？」

別人推擁着他出了這柴欄的門外；楊洛中也在砲手圍繞中回到自己的院內去了。

村西的哨吶和大鼓的聲音又響起來林青他不能再在這裏逗留，他應該回去準備春二奶奶下葬的事情。那裏雖然是有人，全是不中用的，楊五爺除開用鬍梳順埋他的鬍子和講述楊氏門中光榮以外，是再不會作別的。

「怎麼？還沒哭夠啊？」

四姑娘幾乎是沒有改變姿勢，頭髮又委垂到枕頭的四周抽咽着；媽媽沒有言語，祇是用手摸一摸女兒這裏，又摸一摸那裏。林青看一看孩子，孩子也是沒有什麼改變，像一條紅色的蟲似的睡着。他又到了停放着祖母屍身的屋內：

「你還在這裏？」他向假睡在炕上的楊五爺說。

「啊！怎樣了呀，你到火場上去過？」說話的時候他拾起掛在胸前的銀鬍梳。

「燒得苦是很苦……不過在那樣人家……也算不了什麼——井老頭喝了多少酒？」

「你給預備的酒，我只喝了兩盅……看……這還有半盅沒喝完……」

「怪不得吶！……他到那裏去要酒風！」

「你在那裏遇到他？」

「火場上。」

「他到火場上去作什麼？」

「他要向火堆裏攢！」

「這老傢伙活的不耐煩了……春二奶奶的屍身今天下葬吧？」楊五爺看看睡在長凳上的屍身，接着說「不知道楊洛中同意不？依我說……兇手已經跑了，作了馬鞭子……屍首放着還有什麼用呢？」

林青沉默了一刻接着說：

「不管誰同意不同意，今天午間一定要安葬——我就通知幫忙的人們，準備抬槓和繩索……趁着現在太陽還好……」

「坟坑挖好了嗎？——還是得通知楊洛中一聲吧？得到他的許可總是要好點……」

「我會派一個人說給他……我知道說給他他也不能來……不必說到坟地上去……。」

「這是誠然的……他不比我們……」

林青知道楊五爺又要說到別的了，他離開了他說：

「你——楊五爺——還是在這裏吧，你既不能抬槓，也不能挖坑……」

林青去了，餘下了楊五爺自己，他把酒盃中還剩的半盃酒也狠着心腸喝了。外面卽使有人走進來，他也還是圍着那放着屍身的長凳轉走，一刻又看看那牆上懸的畫像，用手動正動正供在香爐後面的那包着聖旨和譜帖的包袱……他想着這些東西該怎樣辦呢？他也曾想要把這些東西移到自己的家裏去供俸起，可是當老林青走進來，他是那樣輕易的把這些東西捲作了一個團捲，放在了死者的頭下：

「這些全殉她底葬吧！對於別人是沒有用的。」

「那將來要和人的屍首一同腐爛了呢！」

「你可惜牠們麽？那你就留起來——」林青從死者的頭下又把那個團捲換出來。

「不，——讓牠一同殉葬吧！我爲什麽要這些呢？她的鬼魂會怪罪我！」

林青微笑着，又把那團捲墊好。

十二

安葬的時候，汪大辮子，朱七月……全來了。他們一部分人抬着朱三麻子，一部分人抬着春二奶奶。

這裏沒有人哭泣和號啕，有的祇是人們相互笑謔的聲音。有時候也向棺材裏面的屍身笑謔着

「三麻子，你放輕一點啊！你再這樣沉，我們就把你放在這裏，不向坟地抬你了……」

前面叫着，後面也叫着：

「二奶奶……怎樣啊？這不如坐羊車舒服吧？」

走在後面的老林青和楊五爺，每人手裏提一壺高粱酒，一個手裏還拿着一些紙箔。

「人是什麼呢？生了死，死了生……我們今天來送這兩人的葬……恐怕不久，我們也是被送了！」

楊五爺忽然發了感慨，用手中的鬍梳把被風錯亂了位置的鬍鬚歸順過來，瞅着林青說。

「這有什麼呢？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我們若不死……小孩子怎能會長出來呢？比方我的外甥，那就總也不會被我見到了……人還是應該這樣才對……像凌河的水似的，流啊，流啊……新浪換舊浪……」

「人誰全願意長壽！」

「依着人的願意還有完？依着你願意，還想要你們的楊家富貴常在……你們春二奶奶願意皇上常在……我願意我的兒子不去當兵……人把這個滿足了，他底新的願意又生出來了，……人只有在這滿足不了的願意裏面，生活得才有力氣呢！比方我的胡琴，無論別人聽了說怎樣不錯，可是牠並沒有眞正滿足我……這不像你對你的鬍子和你的銀鬍梳那樣容易滿足……」

「人吃飽了肚子，他橫是不想再吃了。」

「吃飽了他還會餓呀!」

楊五爺沒有言語了。

墓穴是在一個山凹裏，這是楊家祖坟的地，朱三麻子當然不能埋在這裏面，他被埋在坟地外一塊田端上。這是楊洛中的賜與。

除開哨吶嗚嗚啦啦響着以外，這送葬，聽不到一聲哭聲。應該哭的人好像也很害羞似的放出他們的聲音來，全是隨在抬棺人們底後面悄默地走着。

當棺材沉下了地穴，汪大辮子先是第一鍬土碎在棺材蓋上，響出空洞近乎破敗的動靜。接着其餘的人們也毫不遲緩的，翻攏着手裏的鐵鍬，高聲吆喝着，把在穴旁邊的積土，紛紛的擁向下去。這時候，人們忽然聽見了一縷哭聲，從人鬧的後面透過來：

「誰還在哭這老傢伙哪?」汪大辮子的狐皮耳帽的耳扇，很早就捲翹上去了，他怕在填土當中，誰的鐵鍬不留意，不，也許故意，在他底耳扇上揮掃一下；把辮子也盤得很緊很小的一個髻，壓在帽子裏面。他想要借這個大家看誰在哭的空隙，來伸一伸自己的腰，

休息休息自己：「原來是他在哭哪！他是應該哭一哭的啦……這是他們的二奶奶！」

汪大辮子一面笑話着楊五爺，仍然躬下身子塡着坟坑。

爲了人多，這坟坑很快就圓突起來，和別的坟一樣高大了。所不同的，這只是一個新坟，還沒有生好各種野蒿和草底絨毛。

行在歸村的路中，宋八月湊近了汪大辮子身邊，拍了他的肩頭一下說：

「喊！大辮子，昨天夜裏……是不是你……用石頭向院裏抛我？」

「人，你不能這樣說話……一張巴掌能拍得響嗎？如果你若不駡人，別人也不用石頭抛你……」

汪大辮子看着宋八月那高大的身材和寬厚的手掌，雖然這是冬天，他也不把前胸扣好，使那有毛的胸膛的一部在外面露着。這固然使大辮子感到一點氣餒，但爲了自己平常也沒有軟弱過誰，加上現在有着這些同行的人，他怎能示了軟呢？一旦這消息傳到老婆的耳裏去，這是不高妙的，老婆也要駡他。

「罵人，總不會出傷痕吧？」宋八月微笑着，又湊近了一些，問着汪大辮子：「我罵你的傷痕在那裏呢？找出來……找出來——」

「那麼，我打得你的傷痕在那裏？也找出來——」

「噢——看，這不是你打的傷痕嗎！你還說什麼？」

「這是我打的？」汪大辮子停止住，宋八月也停止住，其餘的年歲較青的人們也停止住

「我姓宋的自初生以來，沒有誣賴過人！」

人們全看着宋八月抖出的一隻臂來，在肩頭上正有着一塊碗口大小的黑痕。

「就算我打的你，你若不罵我……我怎能打你——」

「我罵過你什麼？」

「這我不能說！」

笑聲遮沒了一切，汪大辮子的臉頰，一直紅上他的前額。

「汪大辮子——你不能因爲一個老婆便什麼人全疑心啊！你想要誰提到你的老婆一個字你𣈆像打死一個兔子那樣把人家打死嗎？你不能、……別說你……就是連楊洛中那樣人家，衙門像自己家開的一樣……他也不能說把一個人弄死就弄死……比方楊三……按理說楊洛中早就該弄死他了嗎？結果還逃了……還燒了他的柴欄，打死他的砲手……」宋七月爲的要發洩昨天他被汪大辮子侮辱的氣憤，便也幫同八月來和汪大辮子作難。汪大辮子的舌頭又感到不中用了，只是嗚嗚啦啦地，人們可以看到很大的汗粒，又在那突出的額頭上滾落出來。

「你你你……們不能倚仗弟兄多……多多……凡事總得有個說公理的地方……」他把手中用以掘過墓穴的鐵鍬，在地上頓打着，那上面黏結着的餘土，便紛紛向下解脫。

「弟兄多……也不是沒打你罵你嗎？也不是沒要活吞了你嗎？」

「若不不不……你們這是作什麼呢？」汪大辮子嘴裏雖在不相讓地噴着白色的

唾沫，辯答着，而眼睛却似尋解救似的在倉惶的周轉——存在在這裏的多是青年人，老年人已經走過去了；青年人是愛看熱鬧，也愛看打架，他們祇是輕蔑地笑着，露着板板的牙齒，誰也不說什麽。有的偶爾這樣說一句：

「拉雞巴倒吧！有能耐挑那值得鬥的去鬥……大辮子那樣屎包貨，何必單鬥他？」

這話會有什麽効力呢？另有人會把這話消滅了：

「管你什麽事啊？還會打起來嗎？他們能打起來……連南邊的兩個山也能打起來……看着……沒人解勸也會自己走開的……」

「今天不是你們打架的日子哪！囘去喝一盃吧！大冷的天，挖坟掘墓的……不容易！一家有事十家不安！算了吧！全是好鄰居，有什麽了不起的寃仇呢？全瞧我……至少在今天……」

林青同楊五爺，是最後從坟場走出來，楊五爺的眼泡有點紅腫了；林青的眼也好像滋潤過。爲了林青現在是處在主人的地位，平時大家只要林青說出什麽，總是聽從的，今

天也沒有例外。

「今天我們看在林老叔的面上……咱們拋過去……『騎毛驢看唱本，咱們走着瞧』……」

「對，我們走着瞧……」汪大辮子摘下頭上的狐皮帽迎風抖了抖，又把頂上的小辮向緊裏盤捲了盤捲，而後又把帽子戴好。

回來的路上吹嗩吶的已經不吹了，人們全部啞默地走着。把一個人埋葬了，在人們似乎還感到一點空虛。楊五爺開言了：

「無論什麼樣的人……總也逃不過死。在生前這樣那樣……口眼一閉……便什麼全完了！比方埋在地下的我們春二奶奶，現在她知道什麼呢？生前，年青的時候，那是一朵花似的生活着……在花正開着的時候……誰能想到花兒落呢？」

「這是用不到想的啊！比方像太陽，每天要落，每天也要出來一樣……你還想要兒孫；還想要自己不老……這怎能成呢？連樹全不成，舊樹葉不脫盡，新樹葉也不能生起來

呀……」

「無論什麼事，你總是有解答的……」楊五爺有禮地笑着，看着林青說。

「人是活一天說一天……今天你睡下，誰知你明早晨還起來不？人活一天作一天人的事情……不要儘作夢……比方你們春二奶奶，她是作了一生的夢……直到她死，她的夢恐怕也還沒有醒過來……死在了夢中！……」

「死在了夢中？你說她？她是越人地聰明啊！她的血液是非凡的呀！這應該說是楊三的錯，他是犯了血罪了，就是死在地獄裏這罪也不能洗淨！他作了強盜，善終也不會照臨到他！我說……」

提到楊三，楊五爺的臉變紅了！他用力磴脚下山坡上的石頭，有一次為了過度用力，幾乎栽倒下去。林青警告着他，

「你，小心一點！不要將埋完兩個再來埋你。天是寒冷的，地是凍結的，更是在這有石頭的山坡上，掘一個墓坑，是多麼不容易啊！——我勸你不要相信那些：誰的血是高貴的；

誰是誰的苗裔……這有什麼屁關係呢？不用說人的血，就連一匹狗的血也是紅色的呀！誰的血是白色或是藍色的呢？一個樣血、、肉骨頭生長出來的人，我就不信有什麼高貴卑賤的分別……」

「我知道你是不信這些……可是我相信……一種高貴的骨血……萬不能生成一個卑賤的孩子……」

「就依你所說……我的女兒的孩子生長起來……他會給我們一個證明——」

「那時候… 我們也許早像春二奶奶一樣，在墳穴裏睡得很好了。」

「這旁邊還有別人作證明——」林青指點着走在他們四周的人們說。

「你們證明着……」

「證明什麼啊？」

「證明春二奶奶的孫子，具着和我們不同的高貴骨血……將來有什麼和我們不同的地方。」

「不能拿這個孩子作榜樣——」楊五爺的鬍鬚被從山下捲上來的風攏亂了，他一面急忙的用襟前的鬍梳規正着一面說：

「這個孩子……誰能保準是春二奶奶一脈相傳下來的骨血呢？至少楊三……」

「楊三怎麼樣啊？」林青把說話的聲音放成空洞的，帶着金屬味，他眼睛睄着楊五爺那要動又不要動的嘴唇，祇是拿整理鬍子，來掩飾這遲緩他又追問了一句：「楊三怎麼樣啊？你平常說話該多麼乾脆！今天怎麼了？」

「至少……楊三他並不是高貴血液遺傳下來的種子……」

好容易楊五爺才把這句話說出來，臉已經整個的通紅了。他滿以為這句話，也許激怒了林青。他是準備了一場爭吵。可是他看了看林青完全沒什麼變動，他又接了說：

「若有一滴高貴的血，楊三他不能幹了這樣的事，殺了人，放火，去作強盜！」

「你說的一點不錯，楊三他是沒有一滴高貴的血在他的身子裏……也就如你一樣，如你們整個楊氏族中一樣……那你就不能單獨卑視他……」

「別人……」楊五爺的話被林青截斷了：

「諸位，先不要自已回家，那裏還有一點酒菜，大家在一起喝一盅，大冷的天……」

「是啊，大家去喝一盅，這是規矩——」楊五爺爲了要表示自己也是這人家的主人，繼着林青也這樣邀請着別人。可是別人却祗回答着林青：

「我們先不回家……陪你去喝一盅……完了，你可得拉一段胡琴唱唱聽聽。」

「這也不是喜事啊！」林青笑着推託着。

「誰管喜事喪事呢……你生了外甥這總是喜事啊！死了一個老太婆……不能把什麼全蓋沒了……」

「這不合規矩吶！」楊五爺，不以爲然的搖着頭，嘆息着說。

「這年頭還論什麼規矩哪！連皇上全換了大總統了……讓汪大辮子講規矩去吧！還留着他的大辮子……」

「你們懂得啥？」汪大辮子把突出的大頭額輕蔑地搖一搖，接着說：「慢慢你們就

知道誰是聰明的了……」

「好，我們的辮子全剃了……讓你聰明吧！等大總統再變了皇上……我們全開了瓢！就是眞開了瓢，我的辮子也不留起來了……算個什麼東西呢！韃子的東西，像條豬尾巴似的……」

來到了村中，各自囘到了自己的家，把鍬鎬放好了，一刻又全聚集到春二奶奶家裏來。各自燙着酒，各自把預備的菜蔬弄好了，全像這個家的主人一樣，看不出一個客人

四姑娘的眼睛，好像兩隻無枯竭的源泉，總是那樣汪汪地被眼淚浸濕着。她並不關心睡在炕一端新生的孩子，每次吃奶總是媽媽張羅着：

「給吃一口吧！餓得怪可憐兒的……看那鼻眼……不正是像你所喜歡的那個人……」

孩子雖然摟在懷中，她的靈魂却並不能爲這孩子有一刻而離開那思索着的楊三。

偶爾她聽見從東屋傳過來猜拳的聲音，她要扯着媽媽的衣袖哽咽着說：

「聽啊！是他吧？如非他，誰能有這樣明亮的嗓子呢？他在貪戀着喝酒……你去看看他……」

媽媽明知道這不是，她沒有方法能夠拒絕女兒，而回來，她的眼淚又要增多。有時候，媽媽被感染得，也不能夠漠然地睄着女兒這樣傷心，這樣浪費着眼淚，自己也要陪伴着。

林青進來了，他的小鼻子，尖而且紅；眼睛爲了燒酒過度燃燒，也哭了似的有了滋潤，但他却是笑着的。

「來，我看看這小東西！」他從女兒的懷中，抱過了嬰兒，準備要邁出門外，外祖母却阻止住了他：

「你，中了瘋呀，將生產下來還不足三天的孩子，要往那裏抱呐？」

「抱到那個屋子裏給他們看看。……」在外祖母從炕上移動下來，外祖父已經將孩子抱到了東屋，開始在人前舉起誇耀着：

「看，這是個男的……但願他將來不要去當兵……當兵也要有信音……最好還

是不要去當兵……」

「好大的骨架兒！長大學着拉胡琴吧！」

「儘拉胡琴……不會有什麼大起色……至少得練練槍法……凌河村的男子不會打槍……那是羞辱！」

「長大跟你去學打兎子……好不好？」別人向汪大辮子俏皮着說。他今天看樣子是喝了破格的酒，幾個頭顱全變成了殷紅！

「不是說，若把這孩子交給我……別的不敢保……若說槍法……哼……總不至於不如人……」

「楊三的槍法並不比你差呀！」

「楊三的槍法……只可以打狐狸……若說打兎子……」

「誰知道，這是一個成葫蘆，還是癟葫蘆呢？他還這樣小！再過幾年吧……」

外祖母從西屋子裏追過來了，她從林青的手中把孩子取過來說：

「少喝點酒總是好的……這樣瘋，你就把孩子抱到這裏來……」

林青瞻着外祖母走去的背影，爲要贖囘自己的顏面，響着嗓子說：

「是兒不死，是財不散……死的活不了；活的也死不了……死不了……你這樣關心着……你也不會跟他一生……」

一任林青亮着嗓音噪叫，別人們飲酒和哄笑，西屋裏却總沒有囘應。

把所有的酒全喝盡了。每人爲了高粱酒的燃燒，全放浪了形骸。有的逼着林青拉胡琴，他們要唱，一個人竟將懸在牆壁上的畫像開始扯下了一張來：

「今天這是喪事啊！你們總不能凡事太破了規矩呀！比方那牆上的畫像，你們扯下牠來有什麼用呢？」

「今天也是喜日子呀！怎麼不該樂一樂呢？死了的人的骨頭是一天天地爛朽下去；活着的人却是一天天長大起來……究竟還是那一件事値得慶賀呢？」

「死的死了就完了，活人還是應該慶賀活人……誰冉去裝五斤酒……我們今天

喝個夠……平常我們除非誰家有紅白喜慶事，是不容易碰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林青說得對……那麼你就再去提五斤酒來大家喝喝……」

說話的是這村中有名的酒蟲，只要誰家有了一些集會的事情，他總是到的。他招待別人喝酒總是比主人要周到殷勤。他的身材是稀有的低小，相同一個孩子，祇是在他的嘴巴上却早有了花白的鬍鬚。走起路來相同一陣風。低凹的鼻根，闊大的嘴唇，頭上已經沒了一根像樣的頭髮了，牙齒是長長的，相同殘缺的背柱，說話的時候，動搖着，在每句話說完，全似乎有脫落的危險，可是牠們卻很堅牢，在飲食筵上，一樣和人們比較地吃着，喝着……不停地，相同鵓鴿似的開合着他的有點金栗色的眼睛。

「郭學士——人們全稱他作學士——你替這孩子掐算掐算……看看將來能怎樣！」

「嘜嘜！還用掐算啥？楊二，劉元，這不全是樣子嗎？再安分一點……這裏還有汪大辮子作模樣……」

「不能教他像我，像我能有什麼出息呢？就讓一槍打八個兔子……也還是一個圍手……」汪大辮子今天說話舌頭好像不靈活了，人們聽起來，他的舌頭好像滿嘴在攪轉。

「那也不能讓他像楊三那樣無法無天啊！」楊五爺糾正着：「他的爺爺是讀了一生書，雖然沒考中了舉！他的爹……那也是個安善的君子人……可惜短命死了！誰知道這孩子會怎樣？……」

「你全說的是那裏的話呢？這孩子不像楊三，還讓他像誰呢？如果像了別人……那就不對了……」

楊五爺他不能和喝過了酒的宋八月來分辯，他祇冷笑着躲開他。

林青拉起了胡琴，每個年青人爭着要試一試自己的喉嚨。仗着酒底燃燒，人們全忘了羞恥。一刻這屋子幾乎要被這粗戛的，沒有韻味的，尖叫的各種聲音；高笑，拍掌……所充塞，胡琴的響聲却遭了沉埋。林青也停止了手中的弓子抽動，他靜靜地看着這些人，被

酒燃燒得任所欲爲，連平常最爲矜持的人，如今也變成了輕薄在所有人們全騰沸起來的時候，他却被沉思的網所羅捕。他想到了楊三，一個人中的秀出者，如果有他在這裏，其餘的人們更要失却了光澤！現在他是感到自己剩孤獨的一個人了，他好像忽然自己衰老了十年！也記憶起自己的鬍鬚。他和楊三在一起，雖然偶而也想到這些，可是這祇相同關於別人一樣，影似的，很快就從自己的憶念中被剔除出來。現在這些憶念，却好像生了有倒刺的絨毛，密密地在自己靈魂的外殼堆集着，黏結着……要想剔出也沒有用！

——啊！衰老眞要擒住了我？

汪大辮子走近了他，要奪取他手中的胡琴：

「走遠些……你的手祇能打兔子，怎能碰到我的胡琴？」他把胡琴掩在了自己的背後，一隻手掌拒在前面。汪大辮子的身子好像裝上了彈簧絲，不停地搖顫着，涎水沿着嘴角拖成長長的細條在垂流；手裏提拎着狐皮帽，小辮子也早從頭頂上舒開，溜在了肩膀的前面：

「林老叔……咱們爺們……連拉一拉胡琴的交情全沒有嗎？嗳嗳！人眞是……」

人們看着他走出了門外，誰也就不記念着他。

汪大辮子倚着一處牆角清醒着自己。冬天從凌河上吹來的風，時時清醒着他，開始了嘔吐。嘔吐夠了，他聽一聽春二奶奶家中的人聲還沒有絕滅，但他不想回去了，有宋七月和八月在那裏，這使他不舒服：

——呸！鬼弟兄！

今天他爬走着回家去的山坡全是艱難的！平常他漫山漫野和狐狸兎子們競走，全是平常的，他對於酒現在自己起了警戒：

——這酒不是好東西！說不定那一天酒吃多了，什麼全會說出去，這怎能成呢？

從酒，他又聯想到晨間看到的楊洛中：

——他爲什麼單獨用那樣的眼睛看着我呢？那是不祥的眼睛！

又開始檢點自己了：幾乎從他將一命跑路，在夏天，連一條線也不穿在身上作孩子

的時候起，他一年一年地想上來，不獨自己沒有得罪過楊洛中這樣人家；就是連他的祖父和他的父親也沒有敢和這樣人家積下了仇恨，總是順從的。在他是懂得了在背地評論着他們的專橫和不公，他想這樣的話會傳到那傢伙的耳中去嗎？他會把他和楊三穿連在一起想嗎？那樣可眞是倒霉！他把這怨恨又移到了楊三的頭上：

——爲了一個娘們子，便什麼也不顧了，燒了別人的柴欄作什麼呢？這也許會連累了別人，而你們是鷂似的高高的任意而行在天空……。

十三

在古曆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早晨，天還沒有黎明，從村東響起了一連串，馬蹄打擣着凍結了的土地聲音，一直是響上了北山坡。工夫不久，這響聲又開始響澈下來。

村中的人們全爲這意外的動靜所驚覺，這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呢？竟來了這些騎馬的官軍，並且還是在這一早晨。

井泉龍他經過幾個朝代，也經過漫地走着強盜和官軍的時候，他知道官軍在這樣早晨到村莊裏來，一定是捉捕什麼人。不過應該被捉捕的——比方楊三等等——已經沒有了，現在這村中幾乎全是善良的人們，還有誰可以捉捕呢？他登上了一座石塊疊成的井台上，向北張望着，他看得淸楚，北面的山坡上，四處跑走着那些白色的驃肥的馬匹，更是在汪大辮子住着的附近，有幾匹馬在那裏，好像沒有人在看管，自己拴在了小樹上。

他的眼睛感到有點不濟，一隻手罩在前額上，還問着他身邊的年青人：

「你們看見吧？你們全是小眼睛……那馬……是拴在汪大辮子門前的小樹上？從門又架出一個人來，看得清……那是什麼人？」

「一點也不錯……你的眼睛並不弱於我們的眼睛……那架出來的是誰呢？我們也看不清……後面跟出來了一個女人……還有孩子……」

「這恐怕就是汪大辮子吧？爲什麼官兵要拿他？——那又過來一夥人……有馬，一定也有官兵……我們問問看……」

官兵們走近了，人們看得清，圍繞在人們中間，有一條麻繩縛着胳臂的正是林青。他頭垂着，向這邊走過來。第一個是井泉龍迎上去，他拱着手，儘可能笑着自己的白鬍鬚，向一個像官長樣子的官軍問着：

「諸位多辛苦了哇！我們能不能知道，我們的好鄰居林青他犯的是什麼案呀？」

「你這老頭……這樣大早晨……我們來捕捉他……你想除開強盜案，還有什麼值得這樣重要呢？」

「他會作強盜？這不能的——」

「這全不是我們的事……我們的事就是捉人……你這老頭兒閃開路……我們還要到楊洛中那裏吃早飯哪……」

官兵們走過去，在這一停留的時候，有人要和林青說一句話……却遭了官兵們的阻攔！

「不能隨便說話……犯了法就不能像沒犯法時候自由！」

於是彼此熟識的眼睛却陌生似的望了望，林青的鼻子尖紅着，他還是和平常一般的平靜，微微洩露着一點笑意。

自從林青和汪大辮子被官軍們逮捕了，村中的人們梭似的彼此傳達着消息。井泉龍他比別人跑得更張狂，他到處散佈着求援的網：

「這怎能算公道啊？強盜們跑了，拿良民來塞牢……我們凌河村不能眼看着這不公道的種子埋下去……」

每個官兵的馬匹全是那樣地驃肥！比起耕田的馬要驃肥得多了。好像這些馬匹不是吃草料長大起來，牠們的神氣也不凡，時時搖擺着那長長的鬃鬣，翻抖着尾巴。在屁股平常峻起的部分，這樣的馬却胖成了凹槽，汪大辮子也來了，他和林青不同的，是兩隻胳臂全縛上了繩索。狐皮帽不自然的敷衍在頭上，遠遠的隱約的似乎是走着他的老婆；她的頭髮長長的披散在肩前和肩後……。

「明天不是過年了麼？怎麼今天還捉人呢？」

人們中有的和官兵熟識的暗聲地問着，而官兵却不暗聲回答，較之平常更響亮地笑着說：

「這就所說是公事嗎！公事是論不了年節的……別說今天……就是明天……正過年……要捕人也得捕……」

在汪大辮子的老婆趕到，官兵們走了，他們也許是怕這女人會和他們囉嗦。女人趕到這裏祇賸了一個空空的人圈，她向這人圈拍着手掌：

「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災害呀！他們捉去了他，聽說也捉去了林青……他們翻遍了我的家……幾乎掏遍了每個耗子的窟窿……這全是爲了什麼呢？爲了楊三嗎？和楊三打過鬧的，也不僅是大辮子一個人哪！這樣不成呀！要問個水落石頭出……他們不能這樣就捉去我的人……」她的小巧的嘴，不停地噴吐着白色的泡沫，狹窄的小臉幅，更顯得瘦削蒼白了！她蘇甦着人類的同情和憐憫，更是宋七月，他簡直要嬰兒似的抱她在懷中，如果不是有着其餘的人們環繞着他。

「他們——官兵們——是要到楊洛中家裏吃早飯，至少在那裏你也能見到你的大辮子，或者再求一求楊洛中……你先去，而後我們大家再去說合說合……」

宋七月爲她出着主意，她遵從着，一面懇求着所有的人們說：

「至少你們應該去保證他，除開打兎子，他應該是這村中最良善的人！還有那老林青，他是春天似的在我們村中生活着……爲什麼官家……」

「官家不拿這樣人……拿什麼樣人呢？捉窠巢裏的鳥雀，總是比飛着的容易……」

前面走着大辮子的老婆，後面走着好事的人們，遠遠的井泉龍也追趕上來了，他是去到村前村後動員着所有的人，在他的後面却跟隨着一些零星的孩子

「你們全跟來有什麼用呀？你們的大人却全老鼠似的藏在洞裏頭……講講公理的人總不像有酒吃的時候那樣多……」

「你也是沒什麼用呀！你看你的腿脚……」

孩子們在後面嘲弄着他的腿脚，不放鬆地跟着他，他站下背過臉去，吆喝着他們，孩子們也站下向他嘻笑地吆喝着，並且還爲他編排着山歌：

「義和拳，」
鬍子多啦！
騎不了馬，
坐不了車……

「義和拳」，

鬍子白啦！

要不了又，

上不了台啦！

有的時候他會瘋狂地詛咒着自己的鬍子：

——爲什麽你們這樣忙，長得這樣長……又很快變得這樣白了呢？他的青春，總是昨天一般地在他的奇妙的記憶裏蠕活着，他想要扼死這些記憶，但是不能夠，並且每次他企圖一次，而接着總是更眞切，這記憶以兩倍的鮮明，兩倍的悠長，盤蜷着他。

「小東西們……總有天……你們會嚐到自己種起的酸果子呀！你們一定也要變成有鬍子的人！」——

孩子們對於這話是不理解的，孩子們是蜂似的，愛惜有糖味的地方。這村中祇有林青和井泉龍對於孩子們永久是不厭煩的，所以孩子們也祇聚集的盤着這兩個老人。

「井老頭去看老林頭了，官兵爲什麼抓了他呢？抓了他去，我們的村莊，從此就算啞叭了！再沒有人拉胡琴！」

大一點年齡的孩子懂的了這不是好的兆頭，他們懂得凡是官兵一來到這村莊，對於人們從來是黑色的，梟鳥似的啼鳴着惡耗！孩子們除開喜愛那驃肥的軍馬，和那閃光的刀槍以外，也並不歡迎這些人。

如今又把他們所喜歡的人細綁了去，他們每顆小小的靈魂底皮殼上全蒙上了一條「？」字形的紋裂，這紋裂將隨着他們的年齡增大和伸長。

十四

門樓就是一個碉堡：方形的陡立着，上面的四周用方正的石塊壘疊成城牆似的垜口，兩面伸展開的牆壁，沒有中間碉堡高，但一樣也是有着那同一樣的垜口。

揹了槍的砲手們在碉堡的上面走來走去。這裏是從來有人在守望着，無論晝和夜。那門也是從來鎖閉着，除非楊家自己有了什麼意外的大典，平常人們的出入，總是經行着旁邊另外一個門口。這個門銅環的光澤，已經漸漸被銹底斑花代替着了。

井泉龍領導在衆人的前面，他像一個有資格的族長樣，挺着胸，搖着肩，被風飄捲着鬍鬚，臉色通紅着，像是去赴什麼喜慶的筵會，停止在楊洛中門前底一具樹台的旁邊，他說：

「諸位，我們到了，怎樣辦呢？我們走怎樣進去！我想官兵們………現在一定正吃着……喝着……楊洛中這回一定更要破格招待招待他們……他們這回替他出了這樣

的力！保不準臨行還要給拿一點『乾貨』㊁我們要商議……假如他不答應我們……」

「汪大辮子恐怕是沒有救了，聽說第二次又搜出了證據：一付鐲子，還有五元現洋錢！他自己也招認了，他那天在山上碰到了海交幫，錢是海交給他的，鐲子聽說是劉元這孩子……」

「聽說大辮子，抽不到幾鞭子就招了麼！這賴蛋還沒有壓槓子……就什麼全完了；怎能行呢……恐怕還不如他的老婆有骨氣！」宋七月無論一提到大辮子，總要提到大辮子的老婆。

「你們要做什麼呀？」

碉堡上的砲手探伸着腦袋向下面問着。

「我們要見一見你們的東家。」井泉龍代表着衆人，把手圈在鬍鬚上，向上面播送

㊁ 滿洲土語，即錢的意思。

着聲音。

「什麼事呀？東家現在陪客人……又是要求什麼什麼？……」

「你去說一聲就完了，這事干不着你什麼……」、

「我們不能糊里八突就去通報……你們必得說爲什麼事……」

又是一個炮手，從垜口探出他的腦袋說。

「告訴你，我們是代表全村的人，來保釋林青和汪大辮子的……告訴你了……你快一點通報你們東家。把門開開……這樣寒冷的天，怎能把人關在門外說話呢？」

汪大辮子的老婆從什麼地方也轉來了，她也向上面叫着：

「你們諸位，平時全是認識大辮子的；也知道他……他不是一個壞心腸的人……雖然有時他的嘴喜歡和別人不一樣，常說着逆人的話……他的心總是好的呀……人是得講心的……」

「你向我們講這些有什麼用呢？」

砲手們無可如何的笑着，這使宋七月感到了憤怒：

「不是教你把這事情就完結了，是借你的腿，嘴，去通報你的主子一聲……你再要這樣無緊無慢……我們就自己通報了……我們會用石頭通報——」

宋七月說着真是從地上拾起了一塊很合宜的石頭，準備抛了，井泉龍却攔住了他：

「不要打破了人的頭，又是麻煩賬！」

「有什麼呢？打死一個人，也不過腿下勤快勤快……和楊三一樣到那個『柳子』去混二年……這年頭安善人……也是沒有安善結果的……看吧，眼前就是榜樣……被騎死的馬，全是因爲太老實——」

爲了宋七月要用石頭自己通報，砲手們纔不敢再遲延下去，一刻楊洛中和着一個官兵的長官，一同出現在碉樓的垛口中間，那個官兵的長官却先說話了：

「你們要做什麼呀？」

「我們來保釋我們的鄰居。」

「你們知道……他們是觸犯了什麼刑章嗎?」

「這個我們不知道………至少我們知道他們是安善良民………沒有殺過一個人……」

「這不是殺人的事情……他們勾通了胡匪!」

那個長官他的每句話，像用沉重的鐵錘，迫打着每顆帶有稜角的長釘，釘向人們的頂心。特別是汪大辮子的妻子，她用手抓打着那倨傲的圍牆，如果那圍牆有着可以攀登的空隙，她無疑會攀登上去。

楊洛中祇是使自己那多肉的鼻頭，常常作着拱垂，使兩側的紋溝，時時起着折動，眼睛沒有變更地拉長和垂下。風不安地吹擺着他頭上那貉皮大帽的毛梢，相同吹擺一個圓形的大毛球……。他看了一刻碉樓下的人們，又側過頭去向那個官長說了一句什麼，他面着井泉龍說：

「你是我們凌河村最年長的人了，你應該比他們明白一切事情……這是捕盜的

案件……怎能保釋呢?我也是沒有辦法……長官們也是沒有辦法……他們是犯了國家的王法!」

「至少你應該把你的門開開,放進我們一個人去,把我們的意思說明白了……這算什麼呢?你們穿得溫溫煖煖,吃喝得足足飽飽……從碉樓上像天神似的……同我們答話……楊洛中……你曉得我們的淩河村……是連一個孩子也能夠放槍的……」

楊洛中和官長議合的結果,是祇准井泉龍自己進來,連汪大辮子的老婆也不能走進來:

「祇准你自己進我的院子,其餘的人們應該退到半里以外,或是簡直就囘到你們自己的家裏聽候消息吧!連一個孩子也不能留在這門邊……」

「至少汪大辮子的女人應該進來看一看她的丈夫……卽使馬上就拉上刑場,他也應該有說一句遺囑的工夫呀……」井泉龍爲汪大辮子的妻子爭辯着,其餘的人們全開始從這個門前退開,有的眞是到自己的家裏去聽候消息,有的還是貪戀地在半里

外，較為背風的地方等待着。

渡過淩河，從南面吹過來的山風，夾着有點堅硬的雪粒，常常要玩笑似的投落到人們的衣領裏面；在這樣季節裏，人們祇有盼望着春天。現在他們等待着井泉龍從裏面帶出的消息，那是比春天還被人們所珍貴，眼看着他們被放進去，那鐵鑄似的大門扇又重復關閉好，碉樓上的楊洛中和那個低脞短胖的官長不見了，有的還是那兩個砲手在走來走去。

官兵們每個眼睛和臉色，全是被燒酒染得赤紅，他們在客堂裏走來走去。從客堂一邊的小屋裏飄散着鴉片煙的香氣，林青和汪大辮子，他們分別的坐在兩隻椅子上，每人面前放着一碗煮好的肉塊和一壺酒，一個官兵手裏支撐着步槍，他和林青說着話，也勸着汪大辮子把他面前的酒肉用下去，他說：

「你應該用下去呀……趁着這是在你們的村莊……到了城裏……不用說到城裏，就是到了鎮上……你怎能得到這個呢！還是吃喝了吧……有天大的事情……還是

等吃喝飽了再說……」

他們扯開了他的一隻胳臂，但是汪大辮子却再提不起了精神。

林青喝着酒也吃着肉，他看見井泉龍走進來他招呼着：

「賊！老伙計……這裏……」

汪大辮子看見了自己的老婆也走進來，他却出乎了別人的意外放出聲音來哭了！

「這是多麼丟臉呀！」官兵們嘲笑他，他也不管，拉着老婆坐在自己身邊一張檀木椅子裏，他好像在訣別，囑咐着女人：

「杜兒他媽！我們兩口子一場，嗳嗳！誰會想落得這樣結局？……你還年青……不愁找不到一個如心的丈夫……只是可憐我們那些孩子們……他們這樣小小的年紀就沒了爹……爹再不能給他們打兔子吃！……萬一……我若是真那樣了……你改嫁……總要嫁個好心腸的人……第一，他得像自己親生自養一樣………看待我們的孩子……」

「你爲什麼儘說這些喪氣的話呀……？」老婆爲他擦着眼淚，可是自己的眼淚，比丈夫的更不聽約束！更是加快地沿着臉頰滾爬着，這使旁邊看熱鬧的官兵，起始嬉笑地看着，現在也全背過臉去，揩拭着自己的眼睛。

「你是女人家……怎知道國家的王法呢？你也不知道官家的厲害！只要那槓子向我的腿上一放，鞭子向我的筋條上一抽……我什麼不得說呢？壓暈了，他們再用冷水把我噴過來……」

「誰讓你那樣實心眼哪！你若不把消息告訴劉元的家……怎能有這些呢？」

「那怎能對得起那孩子……那孩子的家……！」

在那面井泉龍大聲和楊洛中與那個官長的爭辯，吸引了所有的人，也遮沒下汪大辮子夫婦的交談。

「嗳嗳！無論你老頭的嘴怎麼能說；嗓音怎樣洪亮，你能夠說他們是沒有罪嗎？你是親眼所見；也是我們這淩河村大小孩芽親眼所見……我那樣大的，流傳了幾個輩子的

柴欄……竟燒得一根毛不剩……我的砲手朱三麻子也送了命……楊三打死了春二奶奶……再這樣下去……這凌河村也許不再是一個人世界了，連最老實的人恐怕也要學着作強盜了……」

楊洛中一面說着話，一面抖擺着皮襖的長袖子，厚底的氈靴，沒有多大聲音地在那方磚砌好的地上走轉着；那個官長，總是用着一個姿勢，撚捲着他的黑亮的菱形的小鬍子，口裏沒有低昂，總是用那一個音階「是啊！」「對啊！」無變改地承應着楊洛中的言語，他輕意的不參加自己的意見，總是作着姿勢在傾聽。

「楊東家……」井泉龍他又從椅子的懷裏站出來，挺一挺胸，向後展一展那老年的肩頭；他好像似在和楊洛中爭比着身量，但這不是的。這是他的習慣，還是他年青當兵的時候遺留下來的習慣。他似要故意把自己的聲音約束下，但這也還是洪亮的，以致屋裏所有銅的和過於非薄的瓷器，也還是被他震響得起着很小的嗡鳴！

「……你說的這全不能算對！你怎能把這些罪惡的担子，輕輕的就放在了不相干

人的肩上？打死春二奶奶的是楊三，幹了朱三麻子，幹了你的柴垜……這全是楊三他們……他們又不全是生着翅膀的鳥人在地上捕捉不到他……他們不會出了這附近的山……這是他們的窠……你們官軍老爺們……你，楊洛中又有的是砲手們……爲什麼偏是捉着這樣的人來增你們底光！否啊！那哭得相同一個泥鰍了！而那，那個有鬍子的傢伙……那是祇會拉胡琴哄孩子的角色啊！他又沒有親手點着你的柴垜……這是一齊應該寬放的人，我的意見是這樣；全村的人們底意見也是這樣啊！我是他們推舉出來……保釋他們兩個人……你們應該去拿眞賊實犯……」

「你說話像你的鬍子那樣不沾泥水嗎？」那個官長排出官架子來了，方方的身子端正地坐好了，接着說：「……這是官家的公事吶！楊東家這樣遞上呈子去，縣知事這樣批下來……我們就這樣辦！批誰我們拿誰……我們就拿誰……當然嘍，原告舉的誰……也就批誰……如今楊東家是舉的汪大辮子和林青，那我們就拿他倆了；如果要是批拿你，講不了，今天我們也得把你拴在馬脖子上帶了去……公事就這樣……有錯拿

沒有錯放的……何況這又搜出了眞正的贓證……這是『通匪』……還有什麼好說好賴的呢？……」

「那天早晨……大家伙全在我的柴欄裏救火……林青却在那火上烤他鬍子上的冰……」

正旋走着的楊洛中停止住，接着說：「你也回去吧，告訴我們的好鄰居……這事情不能怪我不留情面……汪大辮子你也請你的家裏走吧……官長們今天還要趕路咧……」

汪大辮子和他的老婆現在却不再說什麼了；也不再啼哭了，他的老婆在臨走出門的時候，指着楊洛中，刀似的動着她的小嘴唇說：

「……不要緊啊！你就是把我的大辮子的命要了……我是個女人……不能怎的你……大辮子是有兒孫的……你將來就是死了……你也是有兒孫的……他們只有一天天地大起來……」

砲手們攔開了她，大辮子也在那面叫着：

「回去吧，好好的看守着孩子們……」

林青囑咐着井泉龍：

「老伙計，爲什麼白和他們嚼那些舌頭呢？有話去和石頭說……去給我的女兒一個確信：我想我是死不了……至多回來鬍子變得相同你！她和她的媽媽好好地生活着，要好好地把孩子養起來……要像他那英雄的爹！」

在井泉龍和汪大辮子的老婆已經走去了，楊洛中還是癡呆地挺立在客廳的門前望着，望着……。

快近黃昏的時候，在凌河村東端的大路口上聚集着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全是來觀看林青和汪大辮子的，他們馬上就要被解向去城裏的大路。井泉龍也是在這裏面，他向衆人解釋着，連一個小孩他也不忽略：

「人是綑綁在他們的手裏，他們說不放就不放……除非我們各人回家去，拿出自

己的武器來搶——我們誰能這樣作呢？我的年歲也活得夠數兒了……我敢領這個頭，我敢說：只要我把武器一拿出來，他們就規矩地把人給留下……我是深知道官兵們的……我願意領這個頭——」

他來回的在人羣中走着；汪大辮子的老婆懷裏抱着一個小的孩子，手裏領着一個較大的，他沒有富餘的手再揩拭自己的眼睛。

人們看看井泉龍，又彼此地看看，勉強地笑笑，又同把眼睛集向了那關閉得鑄成了似的門扇。

林青的老婆抖着禿禿的袖子，她不向任誰詢問什麼，她對於這事，好像是在夢幻裏，眼睛直着，就相同她於這事毫沒有關聯，這馬上要解走的不是她的老伙伴，完全是個陌生的人！

大門開了，一列白色的馬出現在後面。馬蹄敲擊門洞的鋪地石板，聲音是空洞而清冷！





